**十年*脑血栓***

**至臻之作——**

**地下幻城**

丁佳铭著

第一章：锈蚀的觉醒

小鱼是被铁锈味呛醒的。

她睁开眼时，视线里没有熟悉的白色天花板，只有交错缠绕的黑色管道，管道上凝结着黏腻的深褐色液体，正一滴滴砸在地面，发出“嗒、嗒”的声响，像某种生物缓慢的心跳。她想动，却发现自己躺在冰冷的金属台上，台面刻着歪歪扭扭的纹路，凑近看才发现是无数个“救”字，有的被划得很深，边缘还带着一点血迹。

“这是哪儿？”小鱼撑着坐起来，脑袋里像灌了铅，昨晚的记忆还停留在出租屋的书桌前——她刚画完第三张插画，喝了半杯温牛奶，然后趴在桌上睡着了。可现在，周围的一切都透着诡异：墙壁是深灰色的岩石，上面嵌着忽明忽暗的荧光灯，灯光下能看到密密麻麻的孔洞，仿佛有无数双眼睛盯着自己。

她跳下床，金属台发出刺耳的“吱呀”声，在空旷的房间里格外响亮。房间只有一扇门，门板是厚重的钢板，上面没有把手，只有一个手掌大小的凹槽。小鱼犹豫了一下，将手放进去，凹槽里突然传来一阵电流般的酥麻感，紧接着门板“轰隆”一声打开了。

门外是一条长长的走廊，两侧的墙壁上挂着残破的布帘，布帘后面似乎藏着东西，偶尔会传来轻微的摩擦声。小鱼咬了咬嘴唇，她不知道该往哪走，但待在原地显然不是办法。她沿着走廊往前走，脚下的地面坑坑洼洼，有时会踩到一些坚硬的碎片，低头一看，竟是折断的指甲，上面还有各种颜色的指甲油。

走了大概十分钟，走廊尽头出现了一个岔路口，左边的路口飘着淡淡的蓝色雾气，右边的路口则传来断断续续的歌声，像是小孩子在哼唱，却又走调得厉害，透着说不出的诡异。小鱼正犹豫，突然听到身后传来“咔嗒”一声，回头一看，刚才进来的门板已经悄无声息地合上了，“只能往前走了。”她深吸一口气，选择了右边的路口。歌声越来越近，也越来越清晰，她渐渐听出歌词——“骨头当积木，血液当糖浆，地下的朋友，等你捉迷藏”。唱到最后一句时，歌声突然停了，紧接着，一个皮球从路口深处滚了出来——那个皮球是深红色的，上面沾着几根黑色的头发。

小鱼僵在原地，看着皮球滚到自己脚边，然后“啪”的一声炸开，里面流出的不是空气，而是粘稠的、带着腥味的液体，液体里还浮着一小块碎骨。她胃里一阵翻涌，转身想跑，却听到身后传来脚步声，很慢，很轻，像是有人拖着脚在走。

“你看到我的皮球了吗？”一个稚嫩的声音响起，小鱼回头，看到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，女孩的脸被头发遮住了大半，只露出一只眼睛，那只眼睛是浑浊的白色，没有瞳孔。女孩手里拿着一根生锈的铁针，针上还挂着一缕红色的丝线。

小鱼吓得说不出话，转身就往左边的路口跑，蓝色雾气像有生命一样，在她身后追着，沾到皮肤时，传来一阵刺骨的寒意。她不知道跑了多久，直到撞到一个坚硬的东西，才停下来。抬头一看，是一扇铁门，门上用红色的颜料画着一个笑脸，笑脸的嘴巴咧得很大，一直咧到耳根，牙齿是尖尖的，给人一种很恐怖的感觉。

铁门没有锁，轻轻一推就开了。里面是一个巨大的空间，像是一个地下广场，广场中央有一座高高的石台，石台上绑着一个人，那人穿着黑色的衣服，头垂着，看不清脸。广场四周站着许多“人”，他们都穿着灰色的斗篷，斗篷的帽子压得很低，只能看到下面伸出的手——那双手的皮肤是青紫色的，手指又细又长，指甲是黑色的。

小鱼想退出去，却发现身后的铁门已经关上了。这时，石台上的人突然抬起头，朝着小鱼的方向看过来，她看清了那人的脸——没有眼睛，只有两个黑洞洞的窟窿，窟窿里正往外流着黑色的、浓稠的液体。

“又来一个新玩具。”石台周围的“人”突然开口，声音又尖又细，像是用指甲刮过金属。他们慢慢朝着小鱼围过来，灰色的斗篷在移动时，露出下面的身体——没有腿，只有一双长得很突兀的脚。

小鱼吓得腿都软了，她想跑，却发现自己的脚像是被钉在了地上。就在这时，广场的另一头突然传来一声巨响，一道火光冲天而起，紧接着，一个声音大喊：“还愣着干什么？跑啊！”

第二章：火光中的相遇

喊声像一道惊雷，炸醒了僵在原地的小鱼。她循声望去，只见广场另一头的墙壁被炸开了一个大洞，火光从洞里涌出来，照亮了一个身影——那人穿着黑色的夹克，手里拿着一把不知道从哪来的斧头，正朝着围过来的“斗篷人”砍去。

“快过来！”那人又喊了一声，声音带着一丝急促。小鱼回过神，用尽全身力气朝着洞口跑去，脚下的地面因为刚才的爆炸变得坑坑洼洼，她好几次差点摔倒，身后的“斗篷人”仍在穷追不舍。

“快！”那人伸出手，小鱼一把抓住，他的手很暖，和这地下城市的冰冷截然不同。那人拉着她冲进洞口，洞口后面是一条狭窄的通道，通道里弥漫着硝烟味，墙壁上还在冒着火星。他拉着小鱼一路狂奔，身后传来“斗篷人”愤怒的尖叫，还有东西撞在通道四周发出的刺耳的声响。

跑了大概五分钟，通道渐渐变宽，前方出现了微弱的光亮。那人放慢脚步，松开小鱼的手，靠在墙壁上喘气，他的额头渗着汗珠，脸上沾着灰尘，却掩不住一双明亮的眼睛。

“你是谁？”小鱼喘着气问，她的心脏还在狂跳，刚才的恐惧还没完全散去。

“凯杰。”那人擦了擦脸上的汗，“你呢？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“我叫小鱼，”小鱼摇摇头，“我不知道，我一觉醒来就在这里了，这里到底是什么地方？那些‘人’又是什么东西？”

凯杰皱了皱眉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手电筒，打开，微弱的光线照亮了周围的环境。通道两侧的墙壁上刻着许多奇怪的图案，有的像是扭曲的人

“这里是‘地下幻城’，”凯杰的声音压低了一些，“至少我是这么叫它的。我已经在这里待了三天了，遇到的怪事比我这辈子加起来还多。”

“三天？”小鱼愣住了，“你也是莫名其妙来到这里的吗？”

凯杰点点头：“我那天加班到凌晨，在公司的沙发上睡着了，醒来就躺在一个全是镜子的房间里，那些镜子里的我，表情都不一样，有的在笑，有的在哭，还有的……在盯着我看。”他说到这里，打了个寒颤，“后来我打碎镜子跑出来，就一直在这里打转，遇到过会说话的老鼠，会走路的椅子，还有刚才那些‘斗篷人’——他们最喜欢抓活人，然后把人绑在石台上

小鱼听得头皮发麻，她下意识地抓紧了自己的衣角：“那我们该怎么办？能出去吗？”

“不知道，”凯杰摇摇头，“但我发现，这里的规则很奇怪，只要不主动招惹那些‘东西’，大部分时候是安全的。而且，我感觉这里的‘东西’，好像都在害怕什么。”他指了指通道前方的光亮，“前面应该是一个新的区域，我们去看看吧。”

两人沿着通道往前走，光亮越来越近，渐渐能听到水流的声音。走了大概十分钟，通道的尽头豁然开朗，出现了一个巨大的溶洞，溶洞中央有一条黑色的河流，河水缓慢地流动着，水面上漂浮着许多白色的花朵，花朵的形状很奇怪，像是人的手掌，花瓣上还沾着细小的绒毛。

“这是什么河？”小鱼凑近河边，想看看河水是什么样子，却被凯杰一把拉住。

“别碰！”凯杰的声音很严肃，“我之前见过有人喝了这里的水，然后……”他顿了顿，“然后他的皮肤开始慢慢融化，最后变成了一滩液体，融进了河里。”

小鱼吓得后退了一步，不敢再靠近。溶洞的两侧有许多小洞口，有的洞口漆黑一片，有的洞口则透着微弱的光线。凯杰拿出手电筒，照了照那些洞口。

就在这时，河里的白色花朵突然动了起来，它们像是有生命一样，朝着小鱼和凯杰的方向漂过来，花瓣张开，露出里面细小的、黑色的牙齿。凯杰拉着小鱼往后退，却发现身后的通道不知何时已经被一面石墙堵住了。

“该死！”凯杰骂了一句，举起手里的斧头，警惕地看着那些漂过来的花朵。花朵越来越近，水面上开始泛起气泡，紧接着，从河里伸出了许多细长的触手，触手是透明的，上面还沾着粘液，朝着两人抓过来。

“往那边跑！”凯杰指着左边一个透着光亮的洞口，拉着小鱼就跑。触手在他们身后追着，好几次差点抓到小鱼的头发，凯杰用斧头砍断了几根触手，触手断口处流出绿色的液体，落在地上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音。

两人冲进洞口，洞口里面是一条向上的阶梯，阶梯的台阶是用骨头砌成的，踩上去发出“咔嚓”的声响，像是骨头断裂的声音。他们沿着阶梯往上跑，身后的触手和花朵没有追进来，洞口处传来一阵不甘的嘶吼声。

跑了大概几十级台阶，阶梯的尽头出现了一扇木门，木门上挂着一个铜铃，铜铃上刻着“欢迎来到玩偶屋”几个字。凯杰停下脚步，警惕地看着木门：“这里面……可能不太对劲。”

小鱼也感觉到了，从木门后面传来了欢快的音乐声，像是儿童玩具里的音乐，却又透着说不出的诡异。她咽了口唾沫：“那我们……还要进去吗？”

凯杰看了看身后的阶梯，又看了看木门：“后面暂时安全了，但我们不能一直待在这里，进去看看吧，小心点就好。”

他推开门，音乐声瞬间变大，里面是一个巨大的房间，房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玩偶，有小熊玩偶、兔子玩偶、娃娃玩偶，还有一些形状奇怪的玩偶，像是用碎布和棉花拼凑起来的。玩偶们的眼睛都是黑色的纽扣，正齐刷刷地朝着门口的方向看过来。

房间的中央有一张桌子，桌子上放着一个蛋糕，蛋糕上插着几根蜡烛，蜡烛的火焰是蓝色的，在空气中摇曳着。蛋糕旁边坐着一个巨大的熊玩偶，熊玩偶的手里拿着一把刀，刀上还沾着红色的液体，像是血迹。

“有人吗？”凯杰喊了一声，声音在房间里回荡，没有得到回应，只有音乐声在不停地响着。

小鱼注意到，那些玩偶的表情好像在变化，刚才还是微笑的表情，现在却渐渐变得狰狞起来，有的玩偶的嘴巴咧开，露出里面的棉花，有的玩偶的眼睛掉了下来，滚到地上，发出“嗒嗒”的声响。

“我们快走！”凯杰拉着小鱼，想往房间的另一扇门跑，却发现那些玩偶突然动了起来，它们从桌子上、椅子上跳下来，朝着两人围过来，有的玩偶伸出细细的手臂，有的玩偶则用手里的小刀子挥舞着。

“别被它们碰到！”凯杰一边用斧头砍开扑过来的玩偶，一边拉着小鱼往前跑。玩偶们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有的甚至从天花板上掉下来，挂在两人的身上，小鱼感觉自己的脖子被一个玩偶的手臂缠住，勒得她喘不过气。

就在这时，房间中央的蛋糕突然炸开，蓝色的火焰瞬间蔓延开来，烧到了旁边的熊玩偶，熊玩偶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，身上的棉花开始燃烧。玩偶们像是害怕火焰，纷纷后退，给两人让出了一条路。

凯杰拉着小鱼，趁机冲出了房间另一扇门，门后面是一条走廊，走廊的墙壁上贴着许多儿童画，画的内容都是地下城市的场景，有的画着“斗篷人”，有的画着黑色的河流，还有的画着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，手里拿着一个皮球。

“你看这个！”小鱼指着一幅画，画的角落里写着一行小字——“太阳在西边升起，月亮在东边落下，找到反转的时钟，就能回到原来的地方”。

凯杰凑过去看了看：“反转的时钟？这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里有一个时钟是反着走的？”

就在这时，走廊的尽头传来了钟声，“咚、咚、咚”，一共响了十二下，钟声很沉闷，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。紧接着，走廊里的灯光开始闪烁，忽明忽暗，墙壁上的儿童画开始扭曲，画里的“东西”像是要从画里跑出来一样。

“不好，我们得赶紧离开这里！”凯杰拉着小鱼，沿着走廊往前跑，钟声还在不停地响着，每响一下，走廊就震动一下，墙壁上开始掉下来碎石，砸在地上发出“轰隆”的声响。

第三章：反转的时钟

钟声还在回荡，走廊的震动越来越剧烈，小鱼感觉自己的脚都站不稳，好几次差点被掉下来的碎石砸到。凯杰紧紧拉着她的手，斧头别在腰间，眼睛警惕地看着四周，寻找着可以躲避的地方。

“那边有个房间！”凯杰指着走廊左侧的一扇门，门是木质的，上面刻着一个时钟的图案，时钟的指针是反着的——时针指向12，分针指向6，却像是从右往左走。两人冲进房间，身后的走廊“轰隆”一声，塌了一大半，碎石堵住了门口。

“还好躲得快。”凯杰靠在门上，喘着气，手电筒的光线照亮了房间。这是一个不大的房间，房间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，桌子上放着一个老式的座钟，座钟的外壳是铜制的，已经有些生锈，指针果然是反着转的。

“反转的时钟！”小鱼惊喜地走过去，看着座钟，“刚才画里说的，找到反转的时钟就能回到原来的地方，难道这个就是？”

凯杰也凑过来，仔细看着座钟：“但怎么用呢？只是看着它，好像没什么用。”他伸出手，想碰碰座钟的指针，却被小鱼拦住了。

“等等，小心有陷阱。”小鱼想起之前遇到的那些诡异的“东西”，不敢轻易触碰。就在这时，座钟突然“叮”的一声，钟摆开始摆动，摆动的方向也是反的，从右往左摆。紧接着，房间的墙壁开始变得透明，透过墙壁，能看到外面的场景——那是一个熟悉的街道，有路灯，有行人，还有她租住的那栋楼。

“是我住的地方！”小鱼激动地喊起来，“我们是不是要出去了？”

凯杰也很兴奋：“好像是！再等等，说不定墙壁会打开！”

然而，就在墙壁越来越透明，外面的场景越来越清晰的时候，座钟突然发出“咔嗒”一声，钟摆停住了，墙壁也瞬间恢复了原来的深灰色，外面的场景消失得无影无踪。紧接着，房间的地面开始下陷，露出下面黑色的深渊，深渊里传来阵阵嘶吼声，像是有无数个声音在呼喊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小鱼吓得后退，却发现身后的门已经消失了，整个房间只剩下桌子和椅子，还有那个停摆的座钟。

凯杰试图用斧头砍向墙壁，却发现斧头砍在墙上，只留下一道浅浅的痕迹，墙壁像是钢铁一样坚硬。“不行，砍不动！”他又看向座钟，“可能问题出在这座钟上，我们得让它重新动起来！”

小鱼凑近座钟，仔细观察，发现座钟的侧面有一个小小的钥匙孔，钥匙孔旁边刻着一行小字——“用恐惧的泪水，浇灌时间的种子”。

“恐惧的泪水？”小鱼愣住了，“这是什么意思？”

就在这时，深渊里的嘶吼声越来越近，地面下陷的速度也越来越快，桌子和椅子开始倾斜，随时可能掉进深渊。凯杰抓住小鱼的手：“没时间想了！你试试对着座钟哭？也许真的有用！”

小鱼也没有别的办法，她看着深渊里越来越近的黑影，想起这一路遇到的诡异事情——会说话的小女孩、吃人的花朵、狰狞的玩偶，恐惧的情绪涌上心头，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。一滴眼泪落在座钟的外壳上，顺着外壳流进了钥匙孔里。

“叮——”座钟突然发出一声清脆的响声，钟摆重新开始摆动，这次是正常的方向，从左往右摆。房间的地面停止了下陷，墙壁又开始变得透明，外面的场景再次出现，而且比刚才更清晰，甚至能看到她房间窗户里透出的灯光。

“有用！”凯杰兴奋地喊起来，“再哭一点！让墙壁打开！”

小鱼又流下几滴眼泪，眼泪滴进钥匙孔，座钟的钟声响起，“咚、咚、咚”，响了三下，墙壁上出现了一道裂缝，裂缝越来越大，最后变成一扇门的形状，门后面就是她熟悉的出租屋楼道。楼梯扶手还是那层掉了漆的米白色，转角处的声控灯因为两人的动静“啪”地亮起，暖黄的光驱散了地下城市的阴冷。

“快走！”凯杰拉着小鱼跨过门缝，脚刚踏上楼道台阶，身后的“门”就瞬间消失了——墙壁恢复成坚硬的水泥，仿佛刚才的透明与裂缝都是错觉。楼道里弥漫着邻居家飘来的饭菜香，楼下传来电动车的鸣笛声，一切都真实得不像假的。

小鱼愣在原地，手指掐了掐自己的胳膊，清晰的痛感传来。“我们……出来了？”她声音发颤，还没从刚才的恐惧里完全抽离。

凯杰却皱着眉，伸手摸了摸身后的墙壁：“不对，你看。”他指着楼道墙壁上的涂鸦——那是一个用红色马克笔画的笑脸，嘴角咧得极大，和地下广场铁门上的笑脸一模一样。“这里还有地下幻城的痕迹，我们可能没完全逃出去。”

话音刚落，楼道的声控灯突然熄灭，四周陷入一片漆黑。刚才的饭菜香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熟悉的铁锈味，耳边传来“嗒、嗒”的滴水声，和她醒来时听到的一模一样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小鱼抓紧凯杰的手，指尖冰凉。黑暗中，有细碎的脚步声从楼梯上方传来，很慢，很轻，像是有人拖着湿漉漉的鞋子在走。

“别出声。”凯杰把斧头握在手里，手电筒的光突然亮了——不是他打开的，而是从楼梯上方飘下来的。光柱里，一个穿着雨衣的人影正慢慢往下走，雨衣的帽子压得很低，看不见脸，只有一缕缕黑色的头发从帽檐下垂出来，滴着水。

人影走到两人面前停下，抬起头——脸是模糊的，像是被打了马赛克，只有一双眼睛清晰得可怕，眼球是浑浊的白色，没有瞳孔，和之前遇到的小女孩一模一样。“你们不该来这里的。”人影的声音又细又哑，像是生锈的铁片在摩擦，“时钟还没到反转的时刻，你们偷跑出来，会被‘它’盯上的。”

“‘它’是谁？”凯杰追问，斧头微微举起。

人影没有回答，只是缓缓抬起手，指向小鱼的胸口。小鱼低头，发现自己的衣服上不知何时沾了一朵白色的花——正是地下溶洞里漂浮的“手掌花”，花瓣上的绒毛还在轻轻颤动。“这朵花会指引‘它’找到你们，”人影说，“想活下去，就去‘镜屋’找‘清除者’。”

说完，人影转身往楼上走，脚步声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黑暗里。声控灯再次亮起，楼道恢复了正常，墙壁上的笑脸涂鸦不见了，饭菜香重新飘来，只有小鱼胸口的白色花还在，触感冰凉，像是活物。

“镜屋？清除者？”凯杰重复着这两个词，“我们之前没听过这些，看来还要回去。”

小鱼摸着胸口的花，花瓣轻轻蹭着她的皮肤，带来一阵刺骨的寒意：“可刚才的门已经消失了，怎么回去？”

凯杰环顾四周，目光落在楼道尽头的窗户上。窗户外面是灰蒙蒙的天，楼下的街道空无一人，只有一辆黑色的公交车缓缓驶过，车身上没有任何线路编号，车窗里黑漆漆的，像是有东西在盯着他们。“你看那辆公交车，”他指着窗外，“车身上有地下幻城的符号——和溶洞墙壁上的图案一样。”

小鱼凑到窗边，果然看到公交车侧面刻着一个扭曲的人脸符号，和地下通道里的图案分毫不差。“你的意思是，坐那辆车能回去？”

“不确定，但这是唯一的线索了。”凯杰拉着小鱼往楼下跑，楼道里的声控灯一盏盏亮起又熄灭，每跑一步，小鱼都感觉胸口的花在更用力地贴紧她的皮肤，像是在传递某种信号。

跑到楼下时，黑色公交车正好停在路边，车门敞开着，里面没有司机，也没有乘客，只有昏暗的灯光在车厢里摇曳。两人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踏了上去——车门在他们身后“哐当”关上，公交车缓缓启动，窗外的景色开始扭曲，街道变成了深灰色的岩石，路灯变成了忽明忽暗的荧光灯，又回到了地下城市的场景。

公交车行驶在一条狭窄的通道里，通道两侧的墙壁上嵌着无数面镜子，镜子里映照出的不是两人的身影，而是各种各样的“怪物”——有的是青紫色皮肤的斗篷人，有的是长着触手的花朵，还有的是狰狞的玩偶。镜子里的怪物都在盯着他们，嘴巴一张一合，像是在说什么，却没有声音。

“这就是‘镜屋’？”小鱼紧紧贴着凯杰，不敢看那些镜子。

凯杰点点头，斧头握得更紧了：“小心镜子里的东西，我总觉得它们会跑出来。”

果然，他话音刚落，一面镜子突然“咔嚓”裂开，里面的斗篷人伸出青紫色的手，朝着小鱼抓过来。凯杰眼疾手快，一斧头砍过去，斧头砍在镜子上，镜子瞬间碎成无数片，斗篷人的手也消失了。

但更多的镜子开始裂开，里面的怪物纷纷伸出手，有的甚至已经半个身子探了出来，车厢里充满了刺耳的碎裂声和怪物的嘶吼声。公交车突然急刹车，两人差点摔倒，车门“哐当”打开，外面是一个巨大的圆形房间，房间中央立着一面一人高的铜镜，铜镜上刻着“清除者”三个字。

“快过去！”凯杰拉着小鱼冲下车，身后的公交车瞬间被镜子里的怪物淹没，传来金属扭曲的声响。圆形房间的墙壁上也嵌着镜子，但这些镜子里映照的不是怪物，而是无数个“小鱼”——有的在哭，有的在笑，有的在奔跑，和凯杰说过的“全是镜子的房间”一模一样。

“清除者在哪？”小鱼四处张望，胸口的花开始发烫，像是在提醒她危险临近。

就在这时，中央的铜镜突然发出光芒，一个穿着白色长袍的人影从镜中走出来。人影的脸被一层白雾笼罩，看不清模样，手里拿着一把银色的匕首，匕首上刻着复杂的花纹。“你们是来清除‘指引花’的？”人影的声音很平静，没有丝毫情绪。

“是！”小鱼急忙点头，指着胸口的花，“这朵花会引来‘它’，我们该怎么做？”

人影走到小鱼面前，匕首轻轻划过她的胸口，没有痛感，只有一阵清凉。那朵白色的花瞬间枯萎，化作一缕黑烟，被匕首吸了进去。“好了，”人影说，“‘指引花’的印记已经清除，但‘它’已经感知到你们的位置，很快就会来。”

“‘它’到底是谁？”凯杰追问。

人影没有回答，只是指了指铜镜：“从这里走，能到‘钟塔’，那里有真正的反转时钟，只有在午夜十二点，时钟反转的瞬间，才能打开回现实世界的门。但记住，‘它’会在钟塔等着你们。”

说完，人影退回铜镜，铜镜的光芒熄灭，变成一面普通的镜子，映照出两人疲惫的身影。房间的墙壁开始震动，镜子里的“小鱼”们表情变得狰狞，纷纷伸出手，想要抓住两人。

“快走！”凯杰拉着小鱼冲向铜镜，就在他们的手碰到镜面的瞬间，镜子突然变得柔软，像水一样包裹住他们，下一秒，两人就站在了一条通往高处的阶梯上——阶梯的尽头是一座高耸的钟塔，塔顶的时钟正缓慢地走向十二点，指针是黑色的，在昏暗的光线下泛着冷光。

阶梯两侧的栏杆上缠着黑色的藤蔓，藤蔓上开着红色的花，花朵的形状像是张开的嘴巴，里面满是细小的牙齿。小鱼不小心碰到一根藤蔓，藤蔓瞬间缠住她的手腕，牙齿咬进皮肤，传来一阵刺痛。

“小心藤蔓！”凯杰用斧头砍断藤蔓，藤蔓断口处流出黑色的汁液，落在阶梯上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。两人沿着阶梯往上跑，藤蔓在身后追着，红色的花朵一张一合，像是在呼喊着什么。

离钟塔越来越近，耳边的风声越来越大，夹杂着某种低沉的嘶吼声，像是从钟塔内部传来的。塔顶的时钟分针已经指向了十一点五十五分，只剩下五分钟，就要到午夜十二点了。

“再加把劲！”凯杰拉着小鱼，终于跑到了钟塔门口。钟塔的门是巨大的铁门，上面刻着无数个时钟图案，每个时钟的指针都指向不同的方向。凯杰用力推开铁门，里面是一个空旷的大厅，大厅中央立着一根巨大的钟摆，钟摆的末端挂着一个黑色的铁球，铁球上刻着一张人脸——正是之前在楼道里遇到的、脸模糊的人影。

“‘它’在这里！”小鱼吓得后退一步，手心全是汗。

钟摆突然开始摆动，黑色铁球朝着两人砸过来，凯杰拉着小鱼躲开，铁球砸在地上，地面裂开一道巨大的缝隙，缝隙里涌出黑色的雾气，雾气中传来无数人的惨叫声。

“十二点快到了！”凯杰看向塔顶的时钟，分针已经指向了五十九分。他举起斧头，朝着钟摆砍过去，斧头砍在钟摆上，发出“当”的一声巨响，钟摆停顿了一下，紧接着，整个钟塔开始震动，塔顶的时钟发出“咚”的一声，午夜十二点到了。

时钟的指针开始反转，从十二点往十一点的方向移动，大厅里的黑色雾气开始消散，缝隙慢慢合拢。钟摆上的人脸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渐渐变得模糊，最后消失不见。

“门！”小鱼指着大厅角落，那里出现了一扇熟悉的门——正是她出租屋的房门，门把手上还挂着她昨天买的钥匙串。

两人冲向房门，就在手要碰到门把手的时候，身后传来一阵巨大的拉力，小鱼感觉自己的头发被什么东西抓住了，回头一看，是一缕黑色的藤蔓，藤蔓上的红色花朵正对着她张开嘴巴。

“快进去！”凯杰用力把小鱼推进门里，自己则转身用斧头砍向藤蔓。小鱼摔进房间，回头想拉凯杰，却发现门已经开始关闭，凯杰的脸在门缝里越来越小，最后只剩下一句模糊的“活下去”。

门彻底关上了，小鱼躺在自己的出租屋地板上，窗外传来晨鸟的啼鸣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，暖洋洋的。她爬起来，看了看桌上的闹钟——早上七点，和她昨天趴在桌上睡着的时间只差了几个小时。

“是梦吗？”她喃喃自语，摸了摸胸口，没有白色的花，也没有伤口。桌上的插画还摊开着，半杯温牛奶还在冒着热气，一切都和她睡着前一模一样。

她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，外面是车水马龙的街道，邻居家的孩子正在楼下玩耍，笑声清脆。“真的是梦啊。”小鱼松了口气，转身想给自己倒杯水，却在转身的瞬间愣住了——

客厅的沙发上，坐着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男生，正靠在沙发上喘气，额头上还沾着灰尘，手里握着一把生锈的斧头，正是凯杰。

凯杰看到她，抬起头，嘴角扯出一个疲惫的笑：“看来，我们都没完全逃出来。”

小鱼看着他，又看了看自己的手，突然发现掌心有一道浅浅的疤痕——正是昨天被藤蔓咬到的地方。窗外的阳光明明很暖，她却觉得一阵刺骨的寒意，从脚底蔓延到全身。

第四章：掌心的疤痕

小鱼僵在原地，目光死死盯着凯杰手里的斧头——斧刃上还沾着黑色的汁液，和钟塔藤蔓的汁液一模一样。她又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掌心，那道浅疤泛着淡淡的红色，像是刚愈合不久，指尖碰上去，还能感觉到细微的刺痛。

“你……怎么会在这里？”她的声音发颤，出租屋的熟悉感瞬间被恐惧取代。桌上的牛奶还在冒热气，可那热气似乎越来越冷，慢慢变成了地下城市里的白雾。

凯杰从沙发上站起来，动作有些僵硬，像是刚经历过一场剧烈的奔跑。他走到小鱼面前，伸出手——他的手背上也有一道疤痕，和小鱼掌心的疤痕形状相同，都是藤蔓牙齿的印记。“我不知道，”他的声音很低，“我被藤蔓缠住的时候，以为自己要留在那里了，可下一秒就摔进了这里。”

小鱼看着他的疤痕，又看了看自己的，突然想起地下幻城的种种细节：楼道里的笑脸涂鸦、黑色公交车、镜屋里的人影……那些场景明明已经随着“梦醒”消失，可凯杰的出现，还有掌心的疤痕，都在告诉她——那不是梦。

“我们得确认一下。”凯杰走到窗边，拉开另一扇窗帘。外面的街道还是车水马龙，但仔细看就能发现不对劲：楼下的便利店招牌是倒着的，“24小时营业”的字样反着排列；路过的行人脚步是倒退的，像是在倒放电影；远处的红绿灯，红灯和绿灯的位置颠倒了，红灯亮起时，行人却在过马路。

“这里不是真正的现实。”凯杰的声音透着寒意，“是‘它’制造的幻境，和地下幻城一样。”

小鱼走到窗边，看着倒着的招牌和倒退的行人，胃里一阵翻涌。她想起出租屋的钥匙串——昨天买的是一个兔子形状的挂件，可现在门把手上挂着的，是一个黑色的笑脸挂件，和地下广场铁门上的笑脸一模一样。“那我们该怎么办？”她抓住凯杰的胳膊，像是抓住救命稻草。

凯杰深吸一口气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小的东西——是地下幻城座钟上的一枚铜制齿轮，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摘下来的。“这个齿轮还带着地下幻城的气息，”他说，“之前镜屋的人影说，只有真正的反转时钟才能打开回现实的门，也许这个齿轮能帮我们找到真正的时钟。”

就在这时，客厅的电视突然自己打开了，屏幕上没有任何节目，只有一片雪花点，伴随着刺耳的电流声。雪花点中，慢慢浮现出一张脸——正是钟摆上的那张模糊人脸，没有五官，只有一片混沌的白色。

“找到你们了。”电视里传来熟悉的沙哑声音，和楼道里雨衣人影的声音一模一样，“你们以为逃到幻境里就安全了？这里的每一样东西，都是我给你们准备的‘礼物’。”

电视屏幕突然炸开，碎片朝着两人飞过来。凯杰拉着小鱼躲开，碎片落在地上，变成了无数根黑色的藤蔓，藤蔓上的红色花朵张开嘴巴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。

“快跑！”凯杰拉着小鱼冲进卧室，关上房门。藤蔓在门外疯狂撞击，门板上出现一道道裂痕，红色的花朵从裂缝里探进来，朝着两人的方向扭动。

卧室里没有窗户，只有一个小小的衣柜。凯杰打开衣柜门，里面挂满了小鱼的衣服，可仔细看就能发现，每件衣服的领口都绣着一个白色的“手掌花”图案。“躲进去！”他把小鱼推进衣柜，自己则拿着斧头守在门口。

衣柜里弥漫着一股淡淡的铁锈味，小鱼蜷缩在角落，看着衣服上的“手掌花”，突然发现其中一件衣服的口袋里有东西。她伸手摸出来，是一张纸条，上面用红色的笔迹写着：“衣柜的背板是假的，后面是‘骨道’，顺着骨道走，能找到‘它’的弱点。”

“凯杰！”小鱼大喊，用力推着衣柜的背板。背板果然是松动的，轻轻一推就开了，后面是一条狭窄的通道，通道的墙壁是用白色的骨头砌成的，缝隙里渗出红色的液体，像是血液。

凯杰听到喊声，回头一看，门板已经被藤蔓撞破，无数根藤蔓朝着他抓过来。他用斧头砍断几根，转身冲进衣柜，和小鱼一起钻进了骨道。身后的衣柜门“哐当”一声被藤蔓撞碎，藤蔓在骨道入口处扭动着，却没有追进来，像是害怕骨道里的东西。

骨道里很暗，只能靠凯杰手电筒的光照明。墙壁上的骨头不知道是什么生物的，有的像人的肋骨，有的像动物的腿骨，缝隙里的红色液体滴在地上，发出“嗒、嗒”的声响，和地下城市的滴水声一模一样。

“你看这里。”小鱼指着墙壁上的一块骨头，上面刻着一行小字——“‘它’的心脏在钟塔顶端，用反转时钟的齿轮刺穿心脏，就能彻底消灭‘它’。”

凯杰凑过去看，骨头缝隙里的红色液体正好滴在小字上，字迹瞬间变得清晰。“钟塔顶端……可我们现在在幻境里，怎么回去？”

“骨道应该能通到钟塔。”小鱼想起纸条上的话，“刚才的纸条说，骨道能找到‘它’的弱点，‘它’的心脏在钟塔顶端，说明骨道的尽头就是钟塔。”

两人沿着骨道往前走，通道越来越宽，墙壁上的骨头也越来越大，最后变成了巨大的颅骨，眼窝处黑漆漆的，像是两个深不见底的洞口。颅骨的下方有一扇门，门上刻着“钟塔入口”四个字，字体是红色的，像是用血液写的。

凯杰推开门，里面果然是钟塔的阶梯，和之前的阶梯一模一样，只是这次的藤蔓是红色的，花朵是黑色的，看起来更加诡异。阶梯的尽头，钟塔的大门敞开着，里面传来“它”的嘶吼声，比之前更响亮，更愤怒。

“我们只有一次机会。”凯杰握紧手里的铜齿轮，“等下我去吸引‘它’的注意力，你趁机爬上钟塔顶端，用齿轮刺穿‘它’的心脏。”

小鱼摇摇头。“不行，太危险了！”小鱼抓住凯杰的手腕，掌心的疤痕和他手背上的疤痕贴在一起，传来一阵微弱的灼热感，“我们一起去，你说过，这里的规则是‘不主动招惹就安全’，也许我们能找到别的办法。”

凯杰看着她坚定的眼神，又看了看两人相贴的疤痕——那疤痕像是有生命般，同时泛起淡淡的红光，仿佛在呼应着什么。他沉默了几秒，最终点了点头：“好，一起去，但你一定要跟紧我，不管看到什么，都别停下。”

两人沿着阶梯往上走，红色藤蔓比之前的黑色藤蔓更具攻击性，没等靠近就疯狂扭动，黑色花朵里的牙齿“咔嚓”作响，像是随时要扑上来。凯杰用斧头开路，铜齿轮被他攥在另一只手里，齿轮边缘的铜锈在光线下泛着冷光，每当藤蔓靠近，齿轮就会发出微弱的嗡鸣，藤蔓竟会下意识地后退半分。

“这齿轮能震慑它们！”小鱼惊喜地喊道。

凯杰也发现了异样：“看来这齿轮不只是钥匙，还是‘它’的克星。”他加快脚步，齿轮的嗡鸣声越来越响，周围的藤蔓纷纷缩到栏杆内侧，让出一条通路。两人一路畅通地来到钟塔大厅，上次的黑色钟摆已经消失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根巨大的黑色石柱，石柱上缠绕着无数根藤蔓，藤蔓的顶端汇聚成一个模糊的人影——正是“它”的本体。

“你们还敢回来？”“它”的声音从人影中传出，带着刺耳的回声，大厅的墙壁开始渗出黑色的液体，滴在地上汇成小小的溪流，溪流里漂浮着细小的骨头。

凯杰将铜齿轮举在身前，齿轮的嗡鸣声瞬间变大，人影明显颤抖了一下，缠绕在石柱上的藤蔓开始枯萎。“你的弱点就是钟塔顶端的心脏，对不对？”凯杰喊道，“我们不会让你再制造幻境！”

“幻境？”人影突然发出一阵狂笑，“你们以为现在是在幻境里？不，这里才是地下幻城的核心，你所谓的‘现实世界’，不过是我给你们编织的第一层梦境！”

话音刚落，大厅的地面突然裂开，小鱼脚下一空，眼看就要掉进裂缝，凯杰一把抓住她的手。裂缝里传来无数人的惨叫声，像是有无数个灵魂被困在下面，其中还夹杂着熟悉的声音——是那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，还有镜屋里的白袍人影。

“它们都是被我困住的‘闯入者’，”人影的声音充满恶意，“很快，你们也会变成它们中的一员！”

藤蔓突然从四面八方涌来，这次不再害怕铜齿轮，反而朝着齿轮的方向扑去，像是要毁掉它。凯杰用斧头砍断一根又一根藤蔓，可藤蔓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渐渐缠住了他的脚踝，将他往裂缝的方向拉。

“快拿着齿轮去顶端！”凯杰用力把齿轮塞到小鱼手里，“我来挡住它们！”

小鱼看着被藤蔓缠绕的凯杰，眼眶瞬间红了，她想起两人一路的逃亡，想起他每次在危险时挡在自己身前，咬了咬牙：“我不会丢下你！”她握紧齿轮，朝着钟塔顶端的阶梯跑去——那里有一道通往塔顶的小门，门楣上刻着“心脏密室”四个字。

藤蔓想要追上去，却被凯杰用斧头死死缠住，他的手臂被藤蔓勒出一道道血痕，黑色的汁液渗进伤口，传来一阵钻心的疼痛。“快走！”他朝着小鱼的方向大喊，声音因为用力而沙哑。

小鱼冲进小门，里面是一个圆形的房间，房间中央悬浮着一颗巨大的黑色心脏，心脏上缠绕着红色的藤蔓，每跳动一次，就有一缕黑色的雾气从藤蔓间渗出。房间的墙壁上刻满了时钟图案，每个时钟的指针都指向十二点，却朝着不同的方向反转。

“就是这里！”小鱼举起铜齿轮，朝着黑色心脏跑去。心脏似乎感觉到了威胁，藤蔓突然朝着她的方向袭来，缠住她的手腕，将她往心脏的方向拉。她能感觉到心脏传来的冰冷气息，像是要把她的灵魂吸进去。

就在这时，她掌心的疤痕突然剧烈发烫，一道红光从疤痕中涌出，顺着藤蔓传到心脏上。心脏瞬间停止跳动，藤蔓也失去了力气，小鱼趁机将铜齿轮刺进心脏——“咔嚓”一声，齿轮没入心脏，黑色的液体从伤口处喷涌而出，溅在她的衣服上，发出“滋滋”的声响。

“不——！”大厅里传来“它”凄厉的嘶吼声，紧接着，整个钟塔开始剧烈震动，墙壁上的时钟纷纷碎裂，地面的裂缝开始合拢。小鱼跑出小门，看到凯杰正从阶梯上爬起来，藤蔓已经枯萎成黑色的粉末。

“我们成功了？”凯杰看着小鱼手里的齿轮，齿轮上还沾着黑色的液体。

小鱼点点头，刚想说话，突然感觉到一阵强烈的眩晕，周围的场景开始扭曲——钟塔的墙壁变成了出租屋的墙壁，黑色的液体变成了桌上打翻的牛奶，枯萎的藤蔓变成了掉在地上的围巾。

她猛地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趴在出租屋的书桌上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在脸上，暖洋洋的。桌上的插画还摊开着，半杯牛奶倒在桌上，浸湿了画纸的一角。

“又是梦？”她揉了揉太阳穴，刚才的场景太过真实，掌心似乎还残留着齿轮的触感。她低头看了看掌心，没有疤痕，也没有伤口，一切都和她睡着前一模一样——除了掉在地上的围巾，那是她昨天刚买的，黑色的，上面绣着一朵红色的花，像极了地下幻城的藤蔓花。

她捡起围巾，刚想挂回衣架，就听到门口传来钥匙开门的声音。她愣住了——她的出租屋只有自己有钥匙，而且她记得出门时明明锁好了门。

门被推开，一个穿着黑色夹克的男生走了进来，手里拿着一把生锈的斧头，额头上沾着灰尘，正是凯杰。他看到小鱼，愣了一下，然后露出一个疲惫的笑：“终于找到你了，我刚才在楼道里迷路了，这里的招牌都是倒着的。”

小鱼看着他，又看了看桌上打翻的牛奶，突然发现牛奶浸湿的画纸上，渐渐浮现出一个黑色的笑脸图案——和地下广场铁门上的笑脸一模一样。窗外的阳光明明很暖，她却觉得一阵刺骨的寒意，从脚底蔓延到全身。

第五章：倒转的招牌

凯杰的斧头还在滴着黑色的汁液，落在地板上晕开小小的痕迹，那痕迹竟慢慢汇成了地下幻城阶梯上的藤蔓形状。小鱼攥着手里的黑色围巾，围巾上的红色花朵像是活了一样，花瓣轻轻颤动，蹭得她手心发痒。

“你怎么会有我家的钥匙？”小鱼的声音发紧，目光死死盯着凯杰的手——他的手背上没有疤痕，之前在钟塔的记忆像是被橡皮擦过一样，只剩下模糊的碎片。

凯杰愣了一下，低头看了看手里的钥匙，钥匙串是一个兔子形状的挂件，正是小鱼昨天丢失的那个。“我不知道，”他挠了挠头，脸上的疲惫褪去一些，“我刚才在楼下捡到的，看到钥匙上的兔子挂件，觉得可能是你的，就上来试试，没想到真的打开了。”

小鱼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——楼下的便利店招牌果然是倒着的，“24小时营业”的字样反着排列，路过的行人脚步倒退，像是在看倒放的电影。她用力眨了眨眼，再看时，招牌又恢复了正常，行人的脚步也变得正常，仿佛刚才的景象只是她的幻觉。

“怎么了？”凯杰走到她身边，顺着她的目光看向楼下，“没什么不对劲啊，就是普通的街道。”

小鱼回头看他，发现他的眼睛里映着倒转的招牌，可他自己却没察觉。她突然想起“它”说过的话——“你所谓的‘现实世界’，不过是我给你们编织的第一层梦境”。难道凯杰还被困在幻境里，只有她能看到真相？

“没什么，”小鱼勉强笑了笑，把围巾挂回衣架，“可能是我刚睡醒，有点眼花。你饿吗？我煮点面条给你吃。”

凯杰点点头，把斧头放在门口的角落，斧头刚碰到地面，就发出“叮”的一声，像是碰到了金属。小鱼低头一看，斧头接触的地面竟泛起一层淡淡的铜光，和地下幻城座钟的铜壳一模一样。

她走进厨房，打开冰箱，里面的食材都很新鲜，可仔细看就能发现，鸡蛋的蛋壳上有黑色的纹路，像是藤蔓的形状；番茄的果肉里嵌着细小的骨头，像是之前在黑色河流里看到的碎骨。她猛地关上冰箱门，心脏狂跳——这不是她的冰箱，她的冰箱里只有昨天剩下的半颗白菜和几个鸡蛋，根本没有番茄。

“怎么了？”凯杰的声音从客厅传来，“需要帮忙吗？”

“不用！”小鱼深吸一口气，强迫自己冷静下来，“我很快就好。”她打开橱柜，想找面条，却发现橱柜里摆满了黑色的蜡烛，蜡烛上刻着复杂的花纹，和镜屋里匕首上的花纹一模一样。

就在这时，她听到客厅传来“咔嚓”的声响，像是玻璃破碎的声音。她急忙跑出去，看到凯杰正蹲在地上，手里拿着一块破碎的镜子，镜子的碎片上映着的不是他的脸，而是地下幻城的钟塔。

“这镜子怎么回事？”凯杰拿起一块碎片，疑惑地说，“刚才我不小心碰到茶几上的镜子，它就碎了，碎片里的景象好奇怪。”

小鱼凑过去看，碎片里的钟塔正在坍塌，黑色的心脏从顶端掉落，砸在地上碎成无数片，每一片都映着一张人脸——有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，有镜屋里的白袍人影，还有无数个陌生的“闯入者”。她突然意识到，这些碎片里的景象，可能是“它”被消灭后的结局，可为什么凯杰看不到？

“可能是镜子的质量不好，”小鱼把碎片收起来，扔进垃圾桶，“别管它了，我们吃面条吧。”她转身想回厨房，却发现垃圾桶里的碎片突然发出光芒，从垃圾桶里飘出来，在空中拼成一面完整的镜子，镜子里映出的不是客厅，而是地下幻城的“玩偶屋”——那些狰狞的玩偶正朝着镜子的方向跑来，像是要从镜中冲出来。

“小心！”小鱼拉着凯杰后退，镜子突然“咔嚓”一声碎裂，碎片落在地上，变成了无数个小小的玩偶，玩偶的眼睛是黑色的纽扣，正齐刷刷地朝着两人的方向看过来。

凯杰终于意识到不对劲，他拿起门口的斧头，警惕地看着那些玩偶：“这些东西是从哪里来的？”

“是‘它’的余孽，”小鱼的声音带着颤抖，“‘它’虽然被我们打败了，但幻境还没消失，我们还被困在这里。”她想起掌心的疤痕，虽然现在看不到，但她能感觉到那道疤痕还在，像是在提醒她不要忘记地下幻城的一切。

玩偶们开始移动，有的跳上沙发，有的爬上桌子，手里的小刀子在光线下泛着冷光。凯杰用斧头砍碎一个扑过来的玩偶，玩偶的身体里流出白色的棉花，棉花里裹着一根细小的骨头——像是人的手指骨。

“我们得离开这里！”凯杰拉着小鱼，朝着门口跑去。刚打开门，就看到楼道里的声控灯忽明忽暗，墙壁上的涂鸦又出现了——还是那个红色的笑脸，嘴角咧得极大，一直咧到耳根。

楼道里传来“嗒、嗒”的滴水声，和地下城市的滴水声一模一样。一个穿着雨衣的人影从楼梯上方走下来，雨衣的帽子压得很低，看不见脸，只有一缕缕黑色的头发从帽檐下垂出来，滴着水。

“你们终于要走了？”人影的声音又细又哑，“但‘它’不会让你们轻易离开的，你们的每一个选择，都会让幻境变得更真实。”

人影走到两人面前，抬起头——脸还是模糊的，像是被打了马赛克，只有一双眼睛清晰得可怕，眼球是浑浊的白色，没有瞳孔。“你们还记得‘反转的时钟’吗？”人影说，“真正的反转时钟不在钟塔，而在你们的记忆里，只有想起所有的事情，才能打开回现实的门。”

说完，人影转身往楼上走，脚步声越来越远，最后消失在黑暗里。楼道的声控灯突然熄灭，四周陷入一片漆黑，玩偶们的脚步声从身后传来，越来越近。

“我们往楼上走！”凯杰拉着小鱼，朝着人影消失的方向跑去。楼道里的黑暗像是有生命一样，缠绕着他们的脚踝，让他们的脚步变得沉重。每跑一步，他们就想起一段地下幻城的记忆——小鱼想起了金属台上的“救”字，凯杰想起了镜子房间里的“自己”，那些被遗忘的细节渐渐变得清晰。

跑了大概十分钟，他们来到顶楼的天台门口。天台的门是木质的，上面刻着一个时钟的图案，时钟的指针是反着的——时针指向12，分针指向6，和地下城市的座钟一模一样。

“这里就是‘记忆的时钟’？”小鱼看着门上的图案，掌心的疤痕突然开始发烫，像是在呼应着什么。

凯杰推开门，天台上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老式的座钟放在中央，座钟的外壳是铜制的，已经有些生锈，指针果然是反着走的。座钟的旁边，放着一个白色的皮球——正是小鱼在地下城市遇到的那个红色皮球，现在却变成了白色，上面依然沾着几根黑色的头发。

“是那个小女孩的皮球！”小鱼走过去，小心翼翼地拿起皮球，皮球很轻，里面像是空的。就在她的手碰到皮球的瞬间，座钟突然“叮”的一声，钟摆开始摆动，摆动的方向是正常的，从左往右摆。

天台上的景象开始变化，四周的墙壁变成了地下城市的岩石，天台的地面变成了金属台，座钟变成了地下广场的石台——他们又回到了地下幻城的起点。

“怎么回事？”凯杰握紧斧头，警惕地看着四周，“我们不是在顶楼吗？”

小鱼看着手里的白色皮球，突然想起那个小女孩的话——“骨头当积木，血液当糖浆，地下的朋友，等你捉迷藏”。她把皮球放在地上，皮球突然开始滚动，朝着一个黑暗的角落滚去。

“跟着它！”小鱼拉着凯杰，跟在皮球后面。皮球滚进一个狭窄的通道，通道里弥漫着淡淡的蓝色雾气，和地下城市岔路口的雾气一模一样。通道的尽头，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——正是那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，她背对着两人，手里拿着一个红色的皮球。

“你终于来了。”小女孩转过身，她的脸不再被头发遮住，而是一张和小鱼一模一样的脸，眼睛是浑浊的白色，没有瞳孔。“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们都是‘它’的玩具。”

小鱼愣住了，她看着小女孩和自己一模一样的脸，突然想起了所有的事情——她不是在出租屋睡着的，而是在地下城市的金属台上醒来的，出租屋的一切都是“它”编织的幻境，凯杰也是“它”创造的“同伴”，目的就是让她永远被困在幻境里。

“不——！”小鱼大喊，手里的白色皮球突然炸开，里面流出粘稠的、带着腥味的液体，液体里浮着一小块碎骨——正是她自己的指骨。

小女孩发出一阵狂笑，她的身体开始扭曲，渐渐变成了“它”的模样——一个模糊的人影，缠绕着黑色的藤蔓。“现在你想起了所有的事情，”“它”的声音充满恶意，“那你就永远留在这里吧！”

藤蔓朝着两人涌来，凯杰用斧头砍断一根又一根，可藤蔓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渐渐缠住了他们的身体。小鱼看着“它”模糊的脸，突然想起了铜齿轮——那枚被她刺进黑色心脏的齿轮，现在还在她的口袋里。

她掏出铜齿轮，朝着“它”的方向扔过去。齿轮在空中旋转，发出强烈的光芒，照亮了整个通道。“它”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藤蔓开始枯萎，身体渐渐变得透明。

“快走！”凯杰拉着小鱼，趁着“它”虚弱的时候，冲出了通道。通道的尽头是一扇熟悉的门——正是小鱼出租屋的房门，门把手上挂着兔子形状的钥匙串。

两人冲进房门，身后的通道消失了，他们站在出租屋的客厅里，桌上的牛奶没有打翻，插画也没有被浸湿，一切都和小鱼记忆中一模一样。窗外的街道正常了，便利店的招牌没有倒转，行人的脚步也没有倒退。

“我们……出来了？”凯杰看着手里的斧头，斧头已经变成了一把普通的水果刀，黑色的汁液消失得无影无踪。

小鱼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，阳光洒在她的脸上，暖洋洋的。她低头看了看掌心，没有疤痕，也没有伤口。“应该是吧。”她笑了笑，转身想给凯杰倒杯水，却发现客厅的沙发上，放着一个白色的皮球，上面沾着几根黑色的头发。

她的笑容僵住了，掌心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刺痛——那道消失的疤痕，又回来了。

第六章：白色皮球

白色皮球安安静静地躺在沙发上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在上面，泛着诡异的光泽。皮球上的黑色头发像是活了一样，轻轻飘动，缠绕着沙发的扶手，慢慢朝着小鱼的方向延伸。

“那是什么？”凯杰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脸上露出疑惑的表情，“一个皮球而已，怎么了？”

小鱼没有说话，她慢慢走近沙发，指尖刚要碰到皮球，就听到一阵熟悉的哼唱声——“骨头当积木，血液当糖浆，地下的朋友，等你捉迷藏”。歌声不是从别处传来，而是从皮球里钻出来的，细细软软，却像针一样扎进小鱼的耳朵里。

“你听到了吗？”小鱼猛地缩回手，声音发颤。

凯杰摇摇头，伸手就要去拿皮球：“什么声音？没有啊，就是个普通的皮球，可能是谁家孩子丢的吧。”

“别碰！”小鱼一把抓住他的手腕，掌心的疤痕突然发烫，与凯杰手背上瞬间浮现的疤痕紧紧贴在一起。两人同时哆嗦了一下，凯杰的眼神突然变得清明，他盯着皮球，脸色瞬间苍白：“这……这是地下城市那个小女孩的皮球！怎么会在这里？”

皮球像是感应到了他们的对话，突然“啪”地弹起来，在空中转了个圈，朝着卧室的方向滚去。滚过的地面上，留下一道浅浅的黑色痕迹，像是某种液体干涸后的印记。

“追上去！”凯杰反应过来，抓起门口的水果刀——不知何时，水果刀又变回了那把生锈的斧头。两人跟着皮球冲进卧室，却发现卧室里的景象完全变了：熟悉的床铺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漆黑的沼泽，沼泽里咕嘟咕嘟地冒着气泡，偶尔有白骨从气泡里浮上来，又很快沉下去。

白色皮球滚进沼泽，瞬间消失不见。紧接着，沼泽中央的气泡越来越多，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从气泡里慢慢站起来，正是他们在地下城市遇到的那个“无瞳女孩”。

“你们终于愿意陪我玩了。”女孩的声音还是那么稚嫩，可眼神里却没有丝毫孩童的纯真，只有一片浑浊的白色，“上次你们跑了，这次可别想再逃。”

她伸出手，沼泽里突然伸出无数根白骨手臂，朝着小鱼和凯杰抓过来。凯杰举起斧头，砍断一根又一根手臂，可断臂处很快又会冒出新的手臂，像永远砍不完的藤蔓。

“她的力量比之前更强了！”凯杰喘着气，斧头的锈迹越来越重，像是要被沼泽的黑气腐蚀，“我们得找到她的弱点！”

小鱼盯着女孩手里的红色皮球——那是女孩从沼泽里捞出来的，皮球上的黑色头发更长了，缠绕着她的手腕，像是某种共生的怪物。她突然想起第一次遇到女孩时，皮球炸开后流出的碎骨，还有女孩歌词里的“骨头当积木”——难道这个皮球就是用骨头做的？

“你的皮球是用什么做的？”小鱼朝着女孩大喊，试图吸引她的注意力，“是用那些被困在这里的人的骨头做的，对不对？”

女孩的脸色瞬间变了，手里的皮球开始微微颤抖：“你胡说！这是我的玩具，才不是用骨头做的！”

“你在害怕！”小鱼看出了她的慌乱，“这个皮球就是你的弱点，只要毁掉它，你就再也不能困住我们了！”

女孩尖叫一声，将皮球扔向空中，皮球瞬间变大，变成一个巨大的黑色球体，球体表面布满了白色的骨头，像是一个巨型的骷髅头。“我要把你们都变成我的积木！”女孩的身体也开始变大，白色连衣裙变成了黑色的斗篷，脸上的皮肤变成了青紫色，和之前遇到的“斗篷人”一模一样。

“凯杰，用齿轮！”小鱼突然想起口袋里的铜齿轮——那枚从地下城市座钟上拆下来的齿轮，之前刺穿“它”心脏时，齿轮吸收了黑色的液体，现在还泛着淡淡的红光。

凯杰点点头，接过齿轮，趁着巨型皮球还没完全展开，猛地跳起来，将齿轮狠狠刺进皮球表面的骨头缝隙里。“滋啦——”一声，皮球发出刺耳的声响，黑色的液体从缝隙里喷涌而出，溅在沼泽里，沼泽瞬间沸腾起来，白骨手臂纷纷缩回沼泽，消失不见。

女孩发出一阵凄厉的嘶吼，身体开始变得透明，像是要融化在空气中。“你们赢不了‘它’的……”女孩的声音越来越小，“‘它’还会回来的，你们永远都逃不出地下幻城……”

话音刚落，女孩和巨型皮球同时消失，沼泽也渐渐退去，卧室恢复了原样。小鱼和凯杰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，掌心的疤痕慢慢变淡，却没有完全消失。

“她刚才说‘它’还会回来，是什么意思？”小鱼看着自己的掌心，心里充满了不安，“难道我们还没彻底摆脱地下幻城？”

凯杰捡起掉在地上的铜齿轮，齿轮上的红光已经消失，变回了普通的铜色：“不知道，但我们至少毁掉了女孩的弱点，暂时安全了。”他站起身，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——外面的天空已经暗了下来，街道上的路灯亮了起来，可路灯的光线是蓝色的，和地下城市溶洞里的雾气颜色一模一样。

“你看那里。”凯杰指着远处的钟楼，钟楼的指针正朝着反方向转动，从6点往5点的方向移动，“那座钟楼的指针是反的，和地下城市的座钟一样。”

小鱼凑到窗边，果然看到钟楼的指针在倒转，钟面上还刻着一个熟悉的符号——正是地下城市溶洞墙壁上的扭曲人脸符号。她突然想起雨衣人影说过的话：“太阳在西边升起，月亮在东边落下，找到反转的时钟，就能回到原来的地方。”现在太阳已经落下，月亮还没升起，难道反转的时钟指的就是这座钟楼？

“我们得去那座钟楼看看。”小鱼坚定地说，“只有找到真正的反转时钟，我们才能彻底离开这里。”

凯杰点点头，将铜齿轮放进兜里：“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”

两人收拾好东西，走出出租屋。楼道里的声控灯是蓝色的，墙壁上没有涂鸦，也没有滴水声，一切都显得很正常。可走到楼下时，他们发现街道上没有一个行人，只有一辆黑色的公交车停在路边，车身上没有线路编号，车窗里黑漆漆的，像是有东西在盯着他们——正是之前载他们回地下城市的那辆公交车。

“又是这辆车。”凯杰握紧斧头，警惕地看着公交车，“我们要不要坐上去？”

小鱼犹豫了一下，想起女孩说的“‘它’还会回来”，如果不坐这辆车，他们可能永远找不到钟楼的位置。“坐！”她深吸一口气，拉着凯杰的手，朝着公交车走去。

车门“哐当”一声打开，里面还是没有司机，也没有乘客，只有昏暗的蓝色灯光在车厢里摇曳。两人踏上车，车门在他们身后关上，公交车缓缓启动，朝着钟楼的方向驶去。

车厢里的广播突然响了起来，传来一个沙哑的声音：“下一站，钟塔站，下车的乘客请做好准备。地下幻城欢迎您的再次光临，祝您旅途愉快。”

广播声消失后，车厢里的蓝色灯光开始闪烁，车窗外面的景象开始扭曲——街道变成了地下城市的通道，路灯变成了嵌在墙壁上的荧光灯，公交车行驶的路面变成了用骨头砌成的阶梯。

“我们又回来了。”小鱼看着窗外熟悉的场景，心里充满了无奈，“看来‘它’早就知道我们会去钟楼，特意在这里等着我们。”

凯杰拍了拍她的肩膀，眼神坚定：“没关系，我们已经打败过‘它’一次，这次也一定可以。”

公交车很快到达了“钟塔站”，车门打开，外面是钟塔的大门，大门敞开着，里面黑漆漆的，像是一个巨大的黑洞。两人走下车，公交车瞬间消失在黑暗里，仿佛从来没有出现过。

“进去吧。”凯杰举起斧头，率先走进钟塔。小鱼跟在他身后，手里紧紧攥着铜齿轮，掌心的疤痕又开始发烫，像是在提醒她，危险正在靠近。

钟塔里面很安静，只有他们的脚步声在回荡。走到大厅中央，他们发现之前的黑色石柱和藤蔓都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个巨大的时钟，时钟的指针是反着的，正从12点往11点的方向移动。时钟的下方，放着一个白色的皮球，正是他们在卧室里看到的那个。

“小心点，这可能是陷阱。”凯杰拉着小鱼，慢慢靠近时钟。就在这时，时钟突然发出“咚”的一声，钟摆开始摆动，摆动的方向是反的，从右往左摆。紧接着，白色皮球突然炸开，里面流出粘稠的黑色液体，液体在地上汇成一个人影——正是“它”的本体。

“你们终于来了。”“它”的声音充满了恶意，“我等你们很久了，这次，你们再也逃不掉了。”

人影伸出手，无数根黑色的藤蔓从时钟里涌出来，朝着小鱼和凯杰抓过来。凯杰用斧头砍断一根又一根藤蔓，小鱼则举起铜齿轮，朝着时钟的方向扔过去。齿轮在空中旋转，发出强烈的红光，藤蔓碰到红光，瞬间枯萎。

“不——！”“它”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身体开始变得透明，“我不会让你们离开的，地下幻城就是你们的坟墓！”

时钟突然开始剧烈震动，指针疯狂地倒转，钟塔的墙壁开始坍塌，碎石朝着两人砸过来。凯杰拉着小鱼，朝着钟塔的出口跑去，身后的“它”还在嘶吼，可声音越来越小，最后消失在坍塌的墙壁后面。

两人冲出钟塔，发现外面的景象又变了——不是出租屋的街道，也不是地下城市的通道，而是一片白茫茫的空间，空间里只有一扇门，门把手上挂着一个兔子形状的钥匙串，正是小鱼的钥匙串。

“这是……现实世界的门？”小鱼看着那扇门，心里充满了期待。

凯杰点点头，拉着她的手，朝着门走去：“不管是不是，我们都要试试。”

两人走到门前，小鱼掏出钥匙，插进钥匙孔，轻轻一转——“咔嗒”一声，门开了。门后面是她熟悉的出租屋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，暖洋洋的，桌上的插画还摊开着，半杯温牛奶还在冒着热气，一切都和她睡着前一模一样。

“我们……终于出来了？”小鱼不敢相信地走进房间，摸了摸桌上的牛奶，还是温的。

凯杰也走进房间，关上房门，斧头变成了普通的水果刀，铜齿轮也消失不见了。“应该是吧。”他笑了笑，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——外面的街道车水马龙，邻居家的孩子正在楼下玩耍，笑声清脆，一切都很正常。

小鱼看着他的笑脸，又看了看自己的掌心，疤痕已经完全消失了。她松了口气，终于摆脱了地下幻城的噩梦。可就在这时，她听到客厅的沙发上传来“啪”的一声，像是皮球落地的声音。

她回头一看，沙发上放着一个白色的皮球，上面沾着几根黑色的头发，正是她在地下城市遇到的那个皮球。皮球慢慢滚到她的脚边，传来一阵熟悉的哼唱声——“骨头当积木，血液当糖浆，地下的朋友，等你捉迷藏”。

小鱼的笑容僵住了，掌心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刺痛，那道消失的疤痕，又回来了。

第七章：疤痕的刺痛

刺痛感从掌心蔓延到手臂，小鱼低头看着那道突然浮现的疤痕——红色的纹路像藤蔓一样缠绕着她的手腕，与记忆中地下幻城的藤蔓一模一样。白色皮球还在脚边滚动，哼唱声越来越清晰，甚至能听到皮球里传来细微的“咔嚓”声，像是骨头在碰撞。

“怎么了？”凯杰注意到她的异常，转身时，目光也落在了皮球上。他的脸色瞬间变了，手背上的疤痕同样浮现，红色纹路与小鱼的疤痕遥相呼应，“这球……怎么还跟着我们？”

皮球像是听懂了他的话，突然停止滚动，表面的黑色头发开始疯狂生长，缠绕着小鱼的脚踝，将她往沙发的方向拉。她想挣脱，可头发像是铁锁链一样牢固，手腕上的疤痕也越来越烫，仿佛有火焰在皮肤下燃烧。

“用斧头！”小鱼朝着凯杰大喊。凯杰反应过来，抓起桌上的水果刀——刀刃瞬间变回锈迹斑斑的斧头，他挥起斧头，朝着缠绕小鱼脚踝的头发砍去。“滋啦”一声，头发被砍断，断口处流出黑色的液体，落在地板上，发出“滋滋”的腐蚀声。

皮球发出一阵尖锐的嘶鸣，表面的白色皮层开始脱落，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白骨——正是无数根细小的指骨和肋骨，拼凑成了皮球的形状。“你们毁不掉我！”皮球里传来女孩的声音，带着哭腔，却充满了恶意，“‘它’说了，你们永远都是地下幻城的玩具！”

白骨皮球突然炸开，无数根细小的骨头朝着两人飞过来。凯杰用斧头挡在身前，骨头撞在斧头上，发出“叮叮当当”的声响，纷纷落在地上。可还是有几根骨头绕过斧头，刺进了小鱼的手臂，她疼得闷哼一声，手臂上瞬间出现几道血痕，血痕的形状与疤痕的纹路完全吻合。

“小鱼！”凯杰扶住她，目光落在她手臂的血痕上，突然发现血痕正在慢慢愈合，愈合的地方浮现出一个熟悉的符号——正是地下城市钟塔墙壁上的扭曲人脸符号，“这符号……是‘它’的印记！”

就在这时，房间的灯光开始闪烁，蓝色的光芒从天花板上渗下来，与地下城市的荧光灯颜色一模一样。墙壁上慢慢浮现出无数张人脸——有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，有镜屋里的白袍人影，还有无数个陌生的“闯入者”，他们的表情都很痛苦，像是在无声地求救。

“‘它’在吸收这些人的灵魂！”小鱼突然明白过来，“之前我们看到的女孩和白袍人影，都是被‘它’困住的灵魂，‘它’用他们的骨头和灵魂制造幻境，让我们永远被困在这里！”

墙壁上的人脸开始扭曲，慢慢汇聚成一个巨大的黑影——正是“它”的本体。黑影伸出手，无数根黑色的藤蔓从墙壁里涌出来，朝着两人抓过来。凯杰拉着小鱼，朝着卧室的方向跑去，可卧室的门突然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面镜子，镜子里映出的不是他们的身影，而是地下城市的“镜屋”。

“跑不掉的。”“它”的声音从黑影里传来，带着得意的笑声，“你们的疤痕就是我的印记，只要印记还在，你们就永远属于地下幻城！”

藤蔓越来越近，小鱼的手臂突然传来一阵强烈的刺痛，疤痕的纹路开始发光，红色的光芒从疤痕里涌出来，形成一道屏障，挡住了藤蔓的攻击。“这是……”她愣住了，没想到疤痕竟然能发出光芒。

凯杰也注意到了这一点，他看着自己手背上的疤痕，突然想起之前在钟塔用铜齿轮刺穿“它”心脏的场景：“齿轮！铜齿轮吸收了‘它’的力量，我们的疤痕又和齿轮有联系，所以疤痕能挡住‘它’的攻击！”

他拉着小鱼，朝着镜子的方向跑去：“镜屋能连接不同的空间，我们也许能通过镜子回到钟塔，找到彻底毁掉‘它’的方法！”

两人冲进镜子，镜子里的“镜屋”瞬间展现在眼前——无数面镜子嵌在墙壁上，镜子里的怪物还在疯狂地拍打镜面，试图冲出来。凯杰用斧头砍开一面镜子，镜子后面是一条熟悉的通道，通道的尽头正是钟塔的大门。

“快走！”两人沿着通道跑去，身后的镜子纷纷炸开，怪物的嘶吼声越来越近。通道里的墙壁开始坍塌，碎石朝着他们砸过来，凯杰用斧头挡住碎石，小鱼则紧紧跟在他身后，手臂上的疤痕一直散发着红光，挡住了追来的藤蔓。

终于，他们冲到了钟塔的大门前。钟塔里面一片漆黑，只有中央的巨大时钟还在发出微弱的蓝光，指针疯狂地倒转，从12点往1点的方向移动，完全违背了时间的规律。

“‘它’的本体应该在时钟里面！”凯杰指着时钟，“之前我们用齿轮刺穿了‘它’的心脏，现在只要毁掉时钟，‘它’就再也不能制造幻境了！”

小鱼点点头，从兜里掏出铜齿轮——不知何时，齿轮又回到了她的兜里，齿轮表面的红光与她手臂疤痕的光芒相互呼应。她举起齿轮，朝着时钟的方向扔过去，齿轮在空中旋转，发出强烈的红光，像一颗红色的流星，狠狠撞在时钟上。

“咚——”一声巨响，时钟瞬间炸开，黑色的液体和白骨碎片四处飞溅。“它”的嘶吼声从时钟里传来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彻底消失。钟塔的墙壁停止了坍塌，蓝色的光芒也渐渐退去，周围的景象开始变得模糊。

“我们……成功了？”小鱼看着模糊的景象，心里充满了不确定。

凯杰握住她的手，手背上的疤痕慢慢消失：“应该是吧，你看，疤痕消失了。”

小鱼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臂，疤痕果然不见了，手臂上的血痕也完全愈合，没有留下任何痕迹。周围的景象越来越模糊，最后变成一片白茫茫的空间，空间里只有一扇门，门把手上挂着兔子形状的钥匙串。

两人走到门前，小鱼掏出钥匙，插进钥匙孔，轻轻一转——“咔嗒”一声，门开了。门后面是她熟悉的出租屋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，暖洋洋的，桌上的插画还摊开着，半杯温牛奶已经凉了，一切都和她睡着前一模一样，只是沙发上没有了白色皮球。

“这次……是真的出来了吧？”小鱼不敢相信地走进房间，摸了摸桌上的牛奶，已经凉透了，说明她睡了很久。

凯杰也走进房间，关上房门，斧头变成了普通的水果刀，铜齿轮也消失不见了。他走到窗边，拉开窗帘——外面的街道车水马龙，邻居家的老人正带着孩子在楼下散步，孩子手里的风车转得飞快，笑声清脆得能透过窗户传进来。“应该是真的了，”凯杰转过身，脸上露出久违的轻松笑容，“你看，外面的一切都很正常，没有倒转的招牌，没有蓝色的路灯，也没有黑色的

小鱼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鲜活的场景，眼眶突然有些发热。这一路的逃亡像一场漫长的噩梦，金属台的铁锈味、溶洞的腐腥味、玩偶屋的诡异音乐，还有“它”和女孩的嘶吼，都还清晰地留在记忆里，可此刻窗外的阳光却真实得

“我们终于逃出来了。”她喃喃自语，伸手摸了摸掌心——光滑细腻，没有疤痕，也没有刺痛感，仿佛那些与地下幻城相关的印记都被阳光融化了。

凯杰走到她身边，递过来一杯温水：“别想了，都过去了。你饿不饿？我去楼下买些早餐回来，就当是庆祝我们‘重生’

小鱼接过水杯，暖意从指尖传到心底，她点点头：“好，我想吃楼下那家的豆浆和油条。”

凯杰笑着应了声，拿起外套走向门口。就在他的手碰到门把手时，小鱼突然听到一阵微弱的“嗒嗒”声——像是水滴落在金属上的声音，和她在地下城市金属台听到的一模一样

“等等！”她猛地喊住凯杰，心脏瞬间提到了嗓子眼。

凯杰停下脚步，疑惑地回头：“怎么了？”

小鱼没有说话，目光死死盯着门口的脚垫——那是一块米色的脚垫，上面绣着小雏菊图案，是她上个月刚买的。可此刻，脚垫的边缘正渗出一滴黑色的液体，液体滴在地板上，发出“嗒”的一声，正是她刚才听到的声

黑色液体在地板上慢慢扩散，渐渐汇成一个熟悉的符号——正是地下城市钟塔墙壁上的扭曲人脸符号。“不……不可能……”小鱼的声音发颤，手里的水杯“哐当”一声摔在地上，水洒了一地，却没能冲散那个黑色符号。

凯杰也看到了符号，脸上的笑容瞬间消失，他快步走到门口，弯腰摸了摸脚垫下的地板——冰凉刺骨，像是地下城市的岩石地面。“这符号……是‘它’的印记。”他的声音透着难以置信的恐惧，“我们明明已经毁掉了时钟，‘它’怎么还能留下印记？”

就在这时，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，“咚、咚、咚”，节奏沉重，像是有人用拳头在砸门。小鱼和凯杰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惊恐——

“谁啊？”凯杰握紧了口袋里的水果刀，声音尽量保持平静。

门外没有回应，敲门声还在继续，越来越急促，越来越沉重，门板上开始出现细小的裂痕，裂痕里渗出黑色的液体，和地板上的符号一模一样。

“别开门！”小鱼抓住凯杰的胳膊，“是‘它’！‘它’还没消失！”

可已经晚了，门板“轰隆”一声被撞开，门口站着一个穿着雨衣的人影——和他们在楼道里遇到的一模一样，雨衣的帽子压得很低，看不见脸，只有一缕缕黑色的头发从帽檐下垂出来，滴着黑色的液体。

“你们以为毁掉时钟就能逃出来？”人影的声音又细又哑，像是生锈的铁片在摩擦，“地下幻城不是一个地方，而是‘它’的意识，只要你们还记着‘它’，‘它’就永远不会消失。”

人影慢慢抬起头，脸不再是模糊的马赛克，而是一张和小鱼一模一样的脸——眼睛是浑浊的白色，没有瞳孔，嘴角咧开一个巨大的笑容，一直咧到耳根，牙齿是尖尖的三角形，和地下广场铁门上的笑脸一模一样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小鱼吓得后退一步，浑身颤抖着。

“我就是你啊，”人影笑着说，“是你记忆里的恐惧，是你逃不掉的噩梦，是地下幻城的一部分。只要你还害怕，我就永远存在。”

人影伸出手，黑色的藤蔓从她的袖口涌出来，朝着两人抓过来。凯杰拉着小鱼，转身朝着卧室跑去，可卧室的门已经变成了一面镜子，镜子里映出的不是他们的身影，而是地下城市的金属台——上面刻满了“救”字，黑色的液体正从台缝里渗出来。

“你们跑不掉的，”人影的声音从身后传来，带着得意的笑声，“你们的记忆就是‘它’的牢笼，只要你们还记着地下幻城的一切，就永远困在里面。”

藤蔓越来越近，小鱼的掌心突然传来一阵熟悉的刺痛——那道已经消失的疤痕，竟又重新浮现，而且比之前更清晰，红色的纹路像活物一样在皮肤下蠕动。“不！我不要被困在这里！”她大喊着，突然想起铜齿轮——那枚吸收了“它”力量的齿轮，或许还有用。

她在口袋里疯狂摸索，指尖终于碰到了冰凉的铜片——铜齿轮果然还在！她猛地掏出齿轮，朝着人影的方向扔过去。齿轮在空中旋转，发出强烈的红光，红光所及之处，藤蔓瞬间枯萎，人影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身体开始变得透明。

“我不会让你们得逞的！”人影的声音越来越小，“你们会永远记着我，永远困在地下幻城……”

话音未落，人影彻底消失，藤蔓也跟着枯萎成黑色的粉末。房间里的黑色符号慢慢淡化，门板上的裂痕也渐渐愈合，一切都恢复了正常，仿佛刚才的一切都是幻觉。

小鱼和凯杰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。小鱼看着手里的铜齿轮，齿轮上的红光慢慢消失，变回了普通的铜色。“我们……这次真的赢了吗？”她不确定地问。

凯杰摇摇头，眼神里充满了疲惫：“我不知道，但至少现在安全了。”他站起身，走到门口，轻轻推了推门板——完好无损，没有裂痕，也没有黑色液体。“我们得尽快忘记地下幻城的一切，”他说，“那个人影说，记忆是‘它’的牢笼，只要我们忘了，‘它’就再也找不到我们了。”

小鱼点点头，将铜齿轮扔进垃圾桶——她不想再看到任何与地下幻城相关的东西。她走到窗边，看着楼下依旧鲜活的场景，努力想把那些恐怖的记忆从脑海里抹去。可不知为何，金属台的铁锈味、溶洞的腐腥味，还有女孩的哼唱声，都像刻在骨子里一样，怎么也忘不掉。

“走吧，”凯杰走到她身边，轻轻拍了拍她的肩膀，“我们去买早餐，然后开始新的一天，好不好？”

小鱼看着他，勉强笑了笑：“好。”

两人走出出租屋，楼道里的声控灯是暖黄色的，没有滴水声，也没有涂鸦。楼下的早餐店已经开门，冒着热气的豆浆和油条香味飘过来，一切都和普通的早晨没有区别。

可就在小鱼接过老板递来的豆浆时，她的指尖突然碰到了一个冰凉的东西——低头一看，老板的手背上，竟有一道和她之前一模一样的红色疤痕。

她猛地抬头，对上老板的眼睛——浑浊的白色，没有瞳孔，嘴角咧开一个巨大的笑容，和地下幻城的人影一模一样。

“欢迎回来，”老板的声音又细又哑，“地下幻城，永远为你敞开大门。”

小鱼手里的豆浆“哐当”一声摔在地上，热豆浆溅在脚上，可她却感觉不到丝毫暖意，只有一阵刺骨的寒意，从脚底蔓延到全身，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冰冷的金属台上。

第八章：早餐店的疤痕

热豆浆在地上蔓延，白色的泡沫里竟浮着一根细小的白骨——和地下城市黑色河流里的碎骨一模一样。小鱼盯着那根白骨，浑身的血液像是瞬间凝固了，耳边又响起了女孩的哼唱：“骨头当积木，血液当糖浆，地下的朋友，等你捉迷藏”。

“你……你是谁？”她的声音抖得不成样子，拉着凯杰的手不自觉地用力。

早餐店老板脸上的笑容越来越大，嘴角几乎要裂到耳根，他抬起手，手背上的红色疤痕在阳光下格外刺眼——那疤痕竟慢慢蠕动起来，变成了地下城市藤蔓的形状。“我是谁不重要，”老板的声音变得沙哑，像是有无数人在同时说话，“重要的是，你们永远都逃不出这里。”

周围的场景突然开始扭曲——早餐店的墙壁变成了地下城市的岩石，冒着热气的豆浆变成了黑色的液体，油条变成了缠绕的藤蔓。街上的行人停下脚步，缓缓转过身，他们的脸都变成了老板的模样——浑浊的白色眼睛，咧开的嘴角，手背上都有红色的疤痕。

“快跑！”凯杰反应过来，拉着小鱼转身就跑。那些“行人”纷纷伸出手，黑色的藤蔓从他们的袖口涌出来，朝着两人抓过来。凯杰用水果刀砍断一根又一根藤蔓，可藤蔓的数量越来越多，像是永远砍不完。

两人拼命往前跑，身后的“行人”紧追不舍，藤蔓在地面上蔓延，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小鱼突然看到街角有一扇熟悉的门——正是她出租屋的房门，门把手上挂着兔子形状的钥匙串。“那边！”她大喊着，拉着凯杰朝着房门跑去。

冲进房门的瞬间，身后的藤蔓和“行人”都消失了，房间里的一切都很正常——桌上的水杯还在，地板上没有黑色符号，门口的脚垫也好好的。两人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，心脏狂跳不止。

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连早餐店老板都是‘它’的人？”小鱼的声音带着哭腔，她觉得自己快要被逼疯了，无论逃到哪里，都逃不出地下幻城的阴影。

凯杰没有说话，只是紧紧握着她的手。他看着窗外——刚才还鲜活的街道现在变得灰蒙蒙的，行人的身影模糊不清，像是隔着一层雾。“‘它’的意识已经扩散到这里了，”他的声音低沉，“那个人影说的对，地下幻城是‘它’的意识，只要我们还在这个‘现实’里，就永远逃不掉。”

小鱼抬起头，泪水模糊了视线：“那我们该怎么办？难道要永远困在这里吗？”

就在这时，客厅的电视突然自己打开了，屏幕上没有任何节目，只有一片雪花点，伴随着刺耳的电流声。雪花点中，慢慢浮现出一个人影——正是镜屋里的白袍人影，他的脸依旧被白雾笼罩，手里拿着那把银色的匕首。

“想要逃出去，就去‘记忆的源头’，”白袍人影的声音很平静，“‘它’的意识源于你们的恐惧，只有找到恐惧的源头，才能彻底摆脱‘它’。”

“记忆的源头？”凯杰皱起眉头，“那是什么地方？”

白袍人影没有回答，只是指了指屏幕——雪花点中慢慢浮现出一个场景：一间狭小的房间，房间里有一张书桌，书桌上放着一本打开的画册，画册上画着一座地下城市，城市里有金属台、溶洞、钟塔，还有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。

“那是……我的房间？”小鱼愣住了，那间房间是她小时候住过的，书桌和画册都是她的童年回忆。画册上的地下城市，是她小时候画的“噩梦之城”——那时候她经常做噩梦，梦到自己被困在一座地下城市里，于是就把梦境画了下来。

“你的童年噩梦，就是‘它’的源头，”白袍人影的声音传来，“‘它’从你的恐惧中诞生，靠着你的记忆不断壮大，想要彻底摆脱‘它’，就必须回到童年的房间，毁掉那本画册。”

屏幕突然黑了，电视恢复了正常。小鱼呆呆地坐在地上，脑海里翻涌着童年的记忆——那些模糊的噩梦，画册上的地下城市，还有那个总是出现在梦里的白色连衣裙女孩。原来，她一直逃不掉的，是自己童年的恐惧。

“我们得去我小时候住的房间，”小鱼站起身，眼神变得坚定，“只有毁掉那本画册，才能彻底摆脱‘它’。”

凯杰点点头，站起身：“好，我们现在就去。”

两人走出出租屋，街上的景象已经恢复了正常——没有灰色的雾，没有模糊的行人，也没有黑色的藤蔓。他们拦了一辆出租车，报出了小鱼小时候住的地址——那是一个老旧的小区，离她现在的出租屋很远，她已经很多年没有回去过了。

出租车行驶在熟悉的街道上，小鱼的心情越来越沉重。她想起小时候，每次做了噩梦，妈妈都会抱着她，告诉她“噩梦都是假的，不用害怕”，可她没想到，自己的噩梦竟然会变成真实的牢笼，困住自己和凯杰。

半个小时后，出租车到达了目的地。老旧的小区里种满了梧桐树，阳光透过树叶的缝隙洒在地上，形成斑驳的光影。小鱼小时候住的是一栋六层的老楼，没有电梯，两人只能徒步爬上三楼。

三楼的防盗门还是原来的样子，只是门板上的油漆已经脱落，门环上也生了锈。小鱼掏出钥匙——这是她小时候的家门钥匙，一直放在钱包的夹层里，没想到今天竟然派上了用场。

钥匙插进锁孔，轻轻一转，“咔嗒”一声，门开了。房间里弥漫着一股灰尘的味道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，照亮了空中漂浮的尘埃。房间里的家具都还在——老旧的书桌、掉漆的衣柜、还有她小时候睡过的小床，一切都和她记忆中的一模一样，只是落满了灰尘。

“那本画册应该在书桌上，”小鱼走到书桌前，轻轻拂去上面的灰尘。书桌上放着几本旧书和一个文具盒，画册就放在书桌的角落，封面已经泛黄，上面画着一个小小的地下城市，正是她小时候的作品。

她颤抖着伸出手，拿起画册。就在她的手碰到画册的瞬间，房间里的温度突然下降，阳光被黑色的雾气挡住，窗外传来一阵凄厉的嘶吼声——正是“它”的声音。

“不要毁掉它！”“它”的声音从黑雾中传来，带着愤怒和恐惧，“毁掉它，我就会消失！你们不能这么做！”

黑雾中伸出无数根黑色的藤蔓，朝着小鱼抓过来。凯杰挡在她身前，用水果刀砍断藤蔓，大喊着：“快毁掉画册！别管‘它’！”

小鱼点点头，翻开画册——里面的每一页都画着地下城市的场景，金属台、溶洞、钟塔、玩偶屋，还有那个白色连衣裙女孩，每一幅画都和她经历的逃亡一模一样。她深吸一口气，将画册扔在地上，用脚狠狠踩了上去。

“不——！”“它”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黑雾开始消散，藤蔓也渐渐枯萎。画册在小鱼的脚下慢慢破碎，纸屑在空中飞舞，每一片纸屑都画着地下城市的场景，随着纸屑的破碎，那些场景也渐渐消失。

当最后一片纸屑落地时，房间里的黑雾彻底消散，阳光重新照进来，温度也恢复了正常。窗外的嘶吼声消失了，一切都恢复了平静。

小鱼和凯杰对视一眼，都从对方眼里看到了轻松。“我们……终于彻底逃出来了？”小鱼不敢相信地问。

凯杰笑着点点头：“是，这次真的逃出来了。‘它’从你的恐惧中诞生，现在恐惧的源头被毁掉了，‘它’也消失了。”

小鱼看着地上破碎的画册，突然觉得心里一块沉重的石头落了地。那些与地下幻城相关的记忆，那些恐惧和痛苦，都随着画册的破碎慢慢淡去，像是从未发生过一样。

两人走出老旧的房间，锁上房门。小区里的梧桐树在风中摇曳，阳光温暖，空气清新。小鱼抬头看着天空，湛蓝的天空中飘着几朵白云，她突然觉得，这才是真正的现实，是她一直渴望的平静。

“我们去吃早餐吧，”凯杰的声音打断了她的思绪，“这次我请客，就当是庆祝我们彻底摆脱噩梦。”

小鱼笑着点点头，跟着凯杰朝着小区外的早餐店走去。路过一家玩具店时，她看到橱窗里放着一个白色的皮球，上面沾着几根黑色的头发。她愣了一下，刚想指给凯杰看，再回头时，橱窗里的皮球却消失了，只剩下一排五颜六色的积木。

“怎么了？”凯杰注意到她的异样，疑惑地问。

小鱼摇摇头，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：“没什么，可能是我眼花了。走吧，我饿了。”

两人并肩走在阳光下，影子被拉得很长。小鱼的掌心没有疤痕，也没有刺痛感，她知道，这次是真的自由了。那些与地下幻城相关的一切，都变成了遥远的记忆，再也不会困扰她了。

第九章：消失的皮球

早餐店的豆浆冒着热气，油条酥脆的口感在嘴里散开，小鱼咀嚼着食物，第一次觉得普通的早餐竟如此美味。凯杰坐在对面，正低头喝着豆浆，阳光照在他的脸上，柔和得让人安心。

“你看，”凯杰突然抬起头，指着窗外，“那边有个卖风车的，和我小时候玩的一模一样。”

小鱼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街角果然有一个小摊，摊主是个老爷爷，手里拿着几个彩色的风车，风一吹，风车转得飞快，吸引了不少孩子围在旁边。“真的很像，”她笑着说，“小时候我也喜欢玩风车，每次风车转起来，我就觉得所有的烦恼都不见了。”

就在这时，一个穿着白色连衣裙的小女孩跑到小摊前，手里拿着一个白色的皮球，朝着老爷爷喊道：“爷爷，我要那个红色的风车！”

小鱼的笑容瞬间僵住，手里的筷子“哐当”一声掉在桌上。那个小女孩的背影、白色连衣裙、手里的白色皮球——和地下幻城里的“无瞳女孩”一模一样，连皮球上沾着的黑色

“小鱼？你怎么了？”凯杰注意到她的异样，顺着她的目光看向窗外。小女孩已经买好了红色风车，正蹦蹦跳跳地朝着远处跑，白色皮球在她手里晃悠，黑色头发随着她的动作轻轻飘动。“就是个普通的小女孩啊，怎么了？”

小鱼没有说话，心脏狂跳不止，她死死盯着小女孩的背影，直到小女孩拐进街角，消失不见。可她总觉得，小女孩消失的瞬间，朝着她看了一眼。

“我刚才看到她的眼睛了，”小鱼的声音发颤，“和地下幻城的女孩一模一样，没有瞳孔。”

凯杰皱了皱眉，看向街角：“你是不是太紧张了？刚才我也看到了，那小女孩的眼睛很正常，是黑色的瞳孔，可能是你看错了。”

“我没有看错！”小鱼的情绪有些激动，“那个皮球、那个连衣裙，还有她的眼睛，都和地下幻城的女孩一模一样！‘它’还没有消失，那个小女孩就是‘它’变的！”

凯杰握住她的手，试图让她冷静下来：“别激动，我们已经毁掉了画册，‘它’的源头已经没了，不可能再出现了。也许只是巧合，世界上相似的东西很多，不能因为一个小女孩就断定‘它’还在。”

小鱼深吸一口气，努力平复情绪。凯杰说得有道理，画册已经被毁掉了，‘它’的源头没了，应该不会再出现了。可刚才小女孩的眼睛，还有那个白色皮球，都太像了，像到让她无法忽视。

“我们去街角看看吧，”小鱼还是不放心，“确认一下，我才能安心。”

凯杰点点头，结了账，和小鱼一起朝着小女孩消失的街角走去。街角空荡荡的，只有一个老旧的垃圾桶，垃圾桶旁边放着一个白色的皮球——正是刚才小女孩手里的。

“你看！”小鱼指着皮球，声音里带着恐惧，“那个皮球真的在这里！‘它’肯定还在！”

凯杰走到皮球旁边，小心翼翼地蹲下来，观察着皮球。皮球看起来很普通，就是一个正常的皮球。

“别碰！小心有陷阱！”小鱼想起之前皮球炸开的场景，心里充满了警惕。

凯杰点点头，收回手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巾，裹在手上，轻轻碰了碰皮球。皮球没有任何反应，既没有炸开，也没有发出声音。“好像就是个普通的皮球，”凯杰疑惑地说，“可能真的是那个小女孩弄丢的吧。”

就在这时，一个阿姨匆匆忙忙地跑过来，看到地上的皮球，松了口气：“哎呀，终于找到你了！这是我家孩子的皮球，刚才不小心弄丢了，谢谢你啊，小伙子。”阿姨捡起皮球，朝着凯杰笑了笑，转身就走。

小鱼看着阿姨的背影，又看了看凯杰，心里充满了疑惑——难道真的是她太紧张了，看错了？那个小女孩真的只是普通的孩子，皮球也只是普通的皮球？

“你看，我说吧，就是个普通的皮球，”凯杰笑着说，“别再想地下幻城的事情了，都过去了。我们去公园散散步吧，放松一下。”

小鱼点点头，跟着凯杰朝着公园的方向走去。公园里很热闹，有老人在打太极，有孩子在放风筝，还有情侣在散步，一切都充满了生机。小鱼看着眼

两人在公园的长椅上坐下，阳光温暖地洒在身上，微风拂过，带来阵阵花香。“你看那个风筝，飞得好高啊。”凯杰指着天空中的风筝，笑着说。

小鱼顺着他的目光看去，天空中的风筝是一只黑色的雄鹰，翅膀展开，在天空中自由地翱翔。可她看着看着，突然发现风筝的翅膀上有一个熟悉的符号——正是地下城市钟塔墙壁上的扭曲人脸符号。

“凯杰，你看风筝的翅膀！”小鱼的声音又开始发颤。

凯杰抬头看去，风筝的翅膀上干干净净，没有任何符号：“没有啊，就是一只普通的黑鹰风筝，怎么了？”

小鱼揉了揉眼睛，再看时，风筝翅膀上的符号消失了，只剩下黑色的翅膀。“没什么，”她低下头，心里充满了迷茫，“可能真的是我眼花了。”

她不知道，在她低头的瞬间，天空中的黑鹰风筝突然转过头，朝着她的方向“看”了一眼——风筝的眼睛是浑浊的白色，没有瞳孔，嘴角咧开一个巨大的笑容，和地下幻城的笑脸一模一样。紧接着，风筝突然失控，朝着远处的树林坠去，消失在茂密的枝叶中。

第十章：失控的风筝

风筝坠进树林的瞬间，公园里的风突然变大，卷起地上的落叶，朝着小鱼和凯杰的方向扑来。树叶打在脸上，带着刺骨的寒意，与地下城市的雾气温度一模一样。

“怎么突然起这么大的风？”凯杰皱着眉，拉着小鱼站起来，“我们去那边的亭子躲躲吧。”

两人快步朝着不远处的凉亭跑去，风越来越大，公园里的人纷纷躲进附近的建筑里，原本热闹的公园瞬间变得冷清。“这天气怎么回事？”凯杰疑惑地说，“刚才还好好的，突然就起大风了。”

小鱼没有说话，目光死死盯着风筝坠落的树林。树林里静悄悄的，没有任何声音，连鸟鸣声都消失了，透着一股诡异的气息。“我们别待在这里了，”小鱼拉着凯杰的手，“我们回家吧。”

凯杰点点头，刚想答应，就听到树林里传来一阵“沙沙”的声响，像是有人在树叶间移动。紧接着，一个黑色的影子从树林里窜出来，落在凉亭旁边的空地上——正是那只失控的黑鹰风筝。

“‘它’真的还在！”小鱼吓得后退一步，掌心突然传来一阵刺痛，那道已经消失的疤痕，竟又重新浮现。

风筝发出一阵尖锐的嘶鸣，翅膀上的藤蔓朝着两人抓过来。凯杰反应过来，抓起凉亭里的一根木棍——木棍瞬间变成了那把生锈的斧头。

风筝的身体开始膨胀，越来越大，翅膀上的藤蔓也越来越多，渐渐覆盖了整个风筝的身体。“你们毁不掉我！”风筝里传来“它”的声音，带着愤怒和不甘，“画册只是我的一部分，我的意识已经融入了你们的记忆，你们不可能毁掉我！”

膨胀的风筝突然炸开，无数根黑色的藤蔓朝着四周蔓延，将整个凉亭都包裹起来。凉亭里的光线瞬间变暗，蓝色的光芒从藤蔓的缝隙里渗进来，与地下城市的荧光灯颜色一模一样。

“我们被困住了！”小鱼看着四周的藤蔓，心里充满了绝望。她以为毁掉画册就能彻底摆脱“它”，可没想到“它”的意识已经融入了她的记忆，只要她还记着地下幻城的一切，“它”就永远不会消失。

凯杰用斧头砍着周围的藤蔓，可藤蔓砍断后又会迅速生长，根本砍不完。“我们得想办法摆脱那些藤蔓！”

他举起斧头，朝着凉亭的顶部砍去。“轰隆”一声，凉亭的顶部被砍出一个大洞，阳光从洞口照进来，驱散了一部分蓝色的光芒。凯杰拉着小鱼，踩着藤蔓，朝着洞口爬去。

就在他们快要爬出洞口时，藤蔓突然缠住了小鱼的脚踝，将她往凉亭里拉。她想挣扎，可藤蔓越来越紧，脚踝上的皮肤被勒出一道血痕，血痕的形状与掌心的疤痕纹路完全吻合。

“小鱼！”凯杰伸出手，想要拉她，可藤蔓也缠住了他的手腕，将他往回拉。

风筝炸开的地方，慢慢汇聚成一个巨大的黑影——正是“它”的本体。黑影伸出手，无数根黑色的藤蔓从四面八方涌过来，朝着两人抓去。“你们永远都逃不掉！”“它”的声音充满

小鱼看着越来越近的藤蔓，心里突然生出一股勇气。她想起白袍人影说的话——“‘它’的意识源于你们的恐惧，只有找到恐惧的源头，才能彻底摆脱‘它’”。

“我不怕你！”小鱼大喊着，掌心的疤痕突然发出强烈的红光，红光顺着藤蔓蔓延，照亮了整个凉亭。藤蔓碰到红光，瞬间枯萎，黑影发出一声凄厉的嘶吼，身体开始变得透明。

“不——！你怎么可能不怕我！”“它”的声音充满了难以置信，“恐惧是你的本能，你永远都摆脱不了！”

“恐惧不是我的本能，”小鱼的声音坚定，“我可以选择不害怕，我可以选择忘记你！”她闭上眼睛，努力回想那些美好的记忆——妈妈的拥抱、朋友的笑容、阳光下的公园，将那些与地下幻城相关的恐惧记忆从脑海里抹去。

随着恐惧记忆的消失，掌心的疤痕渐渐变淡，红光也慢慢减弱。黑影的身体越来越透明，最后彻底消失，周围的藤蔓也跟着枯萎，变成黑色的粉末。

凉亭里的光线恢复了正常，阳光从顶部的洞口照进来，温暖而明亮。小鱼和凯杰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。小鱼睁开眼睛，看着掌心的疤痕——已经完全消失了，没有刺痛感，也没有红光。

“我们……成功了？”凯杰不敢相信地问。

小鱼点点头，脸上露出轻松的笑容：“是，我们成功了。‘它’的意识源于我的恐惧，只要我不再害怕，不再记着它，它就永远不会再出现了。”

两人爬出凉亭，公园里的景象已经恢复了正常——风停了，阳光温暖，有老人在打太极，有孩子在放风筝，还有情侣在散步，一切都充满了生机。刚才的风筝和藤蔓，仿佛只是一场噩梦。

“我们回家吧，”小鱼拉着凯杰的手，“以后再也不会有地下幻城了，再也不会有‘它’了。”

凯杰点点头，跟着小鱼朝着公园外走去。路过刚才的长椅时，小鱼看到地上放着一个黑色的风筝——正是那只失控的黑鹰风筝，只是此刻的风筝已经恢复了正常，翅膀上的羽毛是黑色的，眼睛是黑色的瞳孔，没有任何诡异的符号。

“你看，”小鱼指着风筝，笑着说，“只是一只普通的风筝。”

凯杰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笑着点点头：“是啊，只是一只普通的风筝。”

两人并肩走在阳光下，影子被拉得很长。小鱼的心里充满了平静，那些与地下幻城相关的恐惧记忆，已经被她彻底抹去，再也不会困扰她了。她知道，这次是真的自由了，再也不会有噩梦，再也不会有“它”了。

第十一章：平静下的暗流

回到出租屋，小鱼打开窗户，让新鲜的空气涌进来。阳光洒在地板上，暖洋洋的，桌上的插画还摊开着，画的是一片盛开的向日葵，充满了生机。她深吸一口气，空气中没有铁锈味，没有腐腥味，只有阳光和花香的味道，这才是她想要的生活。

凯杰走进厨房，打开冰箱，里面是新鲜的蔬菜和水果，没有黑色纹路的鸡蛋，也没有嵌着碎骨的番茄。“晚上想吃什么？”凯杰的声音从厨房传来，带着轻松的笑意，“我做你最喜欢的番茄炒蛋怎么样？”

“好啊！”小鱼笑着回答，走到沙发边坐下，打开电视。电视里播放着轻松的综艺节目，嘉宾们的笑声透过屏幕传出来，驱散了最后一丝关于地下幻城的阴霾。

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平静而美好。小鱼重新开始画插画，画的都是阳光、花朵、可爱的小动物，再也没有地下城市的场景。凯杰也找到了一份工作，每天按时上下班，晚上回来和小鱼一起做饭、看电视、聊天，像普通的情侣一样，过着简单而幸福的生活。

小鱼以为，这样的平静会一直持续下去，地下幻城的噩梦永远不会再出现。可她不知道，平静的表面下，正涌动着一股暗流，等待着爆发的时机。

这天晚上，小鱼做了一个梦。梦里，她又回到了那个熟悉的金属台，周围是交错缠绕的黑色管道，管道上凝结着黏腻的深褐色液体，正一滴滴砸在地面，发出“嗒、嗒”的声响。她想动，却发现自己的手脚被绑住了，动弹不得。

“欢迎回来，我的玩具。”一个熟悉的声音在耳边响起，是“它”的声音。小鱼猛地睁开眼睛，看到“它”的本体正站在她面前，黑色的藤蔓缠绕着身体，浑浊的白色眼睛死死盯着她。

“不——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！”小鱼大喊着，想要挣扎，却发现自己还是动弹不得。

“我一直都在啊，”“它”的声音带着得意的笑容，“我在你的记忆里，在你的梦里，只要你还活着，我就永远不会消失。你以为你忘记了我，其实你只是在自欺欺人！”

“它”伸出手，黑色的藤蔓朝着小鱼的胸口抓过来。小鱼闭上眼，等待着疼痛的降临，可预想中的疼痛没有到来。她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出租屋的床上，凯杰正担忧地看着她。

“你怎么了？做噩梦了吗？”凯杰的声音充满了关切，“你刚才一直在喊‘不要’，还浑身发抖。”

小鱼坐起来，摸了摸额头，全是冷汗。“我梦到‘它’了，”她的声音带着疲惫，“梦到我又回到了地下幻城的金属台，‘它’说它一直都在我的记忆里，从来没有消失过。”

凯杰握住她的手，轻轻拍了拍：“别害怕，只是个噩梦而已。我们已经摆脱‘它’了，‘它’不会再出现了。”

小鱼点点头，努力让自己相信这只是个噩梦。可她的心里充满了不安，那个梦太真实了，“它”的声音、金属台的铁锈味、管道的滴水声，都和她经历过的一模一样，不像是普通的噩梦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小鱼每天晚上都会做同样的噩梦——回到地下幻城，被“它”困住，无法逃脱。她的精神越来越差，脸色也越来越苍白，白天工作时总是走神，脑海里不断浮现出梦里的场景。

凯杰看在眼里，急在心里。他带小鱼去看了医生，医生说小鱼只是压力太大，精神紧张，开了一些安神的药，让她多休息，放松心情。可吃了药之后，小鱼的噩梦并没有好转，反而越来越严重，甚至在白天也会出现幻觉，看到地下幻城的“东西”。

这天下午，小鱼正在画插画，突然看到画纸上慢慢浮现出一个黑色的笑脸——和地下广场铁门上的笑脸一模一样。她吓得扔掉画笔，后退一步，指着画纸大喊：“凯杰！你看画纸上的笑脸！是‘它’的笑脸！”

凯杰跑过来，看向画纸——画纸上画的是一片向日葵，没有任何笑脸。“没有啊，小鱼，”凯杰的声音充满了担忧，“画纸上只有向日葵，你是不是又出现幻觉了？”

小鱼揉了揉眼睛，再看时，画纸上的笑脸消失了，只剩下向日葵。“没什么，”她低下头，心里充满了绝望，“可能真的是我出现幻觉了。”

她知道，“它”又回来了，这次不是在梦里，也不是在幻境里，而是在她的现实生活里。只要“它”还在她的记忆里，她就永远逃不掉，永远被困在地下幻城的阴影里。

第十二章：记忆里的囚笼

画纸上的笑脸消失后，小鱼的幻觉越来越频繁。她会在喝水时看到杯子里浮着细小的白骨，会在看电视时看到屏幕里闪过地下幻城的场景，甚至会在和凯杰说话时，看到凯杰的脸变成“它”的模样——浑浊的白色眼睛，咧开的嘴角。

“小鱼，我们去旅游吧，”凯杰看着日渐憔悴的小鱼，心里充满了心疼，“换个环境，也许你的心情会好一些，幻觉也会消失。”

小鱼点点头，她也想逃离这个充满“它”痕迹的出租屋，也许换个环境，真的能摆脱“它”的阴影。两人收拾好行李，订了一张去海边的机票——小鱼一直很喜欢大海，她觉得大海的广阔能包容一切烦恼，也许能让她忘记地下幻城的记忆。

飞机降落在海边城市时，已经是下午了。海风带着咸湿的气息扑面而来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，波光粼粼，像撒了一层碎金。凯杰笑着握紧小鱼的手：“我们会在这里好好放松，把那些不好的记忆都丢掉。”

两人住在一家靠近海边的民宿里，房间的窗户正对着大海，躺在床上就能看到日出日落。接下来的几天，他们每天都去海边散步、看日出、捡贝壳，晚上就坐在海边的礁石上，听海浪拍打的声音，聊一些轻松的话题。

小鱼的精神渐渐好了起来，幻觉也减少了，她甚至有好几天没有梦到地下幻城了。她以为，大海真的能治愈她，能让她彻底摆脱“它”的阴影。

这天晚上，两人坐在海边的礁石上，看着远处的灯塔。灯塔的光芒在黑暗中闪烁，像一双眼睛，静静地注视着他们。“你看，”凯杰指着灯塔，“那座灯塔已经有几十岁了……”

小鱼点点头，目光却突然被灯塔周围的雾气吸引——那雾气是淡蓝色的，和地下城市溶洞里的雾气一模一样。“凯杰，你看那雾气，”她的声音突然发紧，“是蓝色的，和地下幻城的雾气一样。”

凯杰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灯塔周围只有淡淡的白色雾气，没有任何蓝色：“没有啊，就是普通的海雾，可能是你看错了。”

小鱼揉了揉眼睛，再看时，蓝色雾气已经消失了，只剩下白色的海雾。“也许吧，”她低下头，心里的不安又开始蔓延，“我们回去吧，有点冷了。”

两人起身往民宿走，刚走了几步，小鱼就听到身后传来一阵熟悉的哼唱声——“骨头当积木，血液当糖浆，地下的朋友，等你捉迷藏”。歌声很轻，却清晰地传进她的耳朵里，“你听到了吗？”小鱼猛地回头，身后只有空荡荡的沙滩和闪烁的灯塔，没有任何人影。

凯杰摇摇头：“没有啊，只有海浪的声音，你是不是太累了？”

小鱼没有说话，加快脚步往民宿走。她能感觉到，有一道视线在背后盯着她，那道视线冰冷而恶意，和“它”的视线一模一样。她不敢回头，只能拉着凯杰，拼命往前跑。

回到民宿房间，小鱼锁上门，靠在门上大口喘着气。房间里的灯光很亮，可她还是觉得冷，像是有冷风从门缝里钻进来。凯杰走过来，轻轻抱住她：“别害怕，只是你的错觉，我们已经远离地下幻城了，‘它’不会找过来的。

小鱼靠在凯杰的怀里，慢慢平静下来。也许真的是她太累了，才会产生错觉。她闭上眼睛，想要忘记刚才的恐惧，可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地下幻城的场景——金属台、溶洞、钟塔、玩偶屋，还有“它”模糊的脸。

“凯杰，”小鱼突然开口，声音带着一丝颤抖，“你说，‘它’会不会真的一直在我的记忆里？不管我们逃到哪里，都逃不掉？”

凯杰沉默了几秒，轻轻抚摸着她的头发：“不会的，”他的声音很坚定，“记忆是可以被改变的，我们可以创造更多美好的记忆，把那些不好的记忆覆盖掉。‘它’只能依靠你的恐惧存在，只要你不再害怕，不再想起它，它就会慢慢消失。”

小鱼点点头，努力相信凯杰的话。她躺在床上，看着窗外的大海，海浪拍打的声音像一首催眠曲，渐渐让她进入了梦乡。

可这晚，她又做了噩梦。梦里，她不是在金属台上，而是在海边的沙滩上。沙滩上布满了白色的骨头，海浪冲上来的不是海水，而是黑色的液体，液体里浮着无数张人脸——有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，有镜屋里的白袍人影，还有无数个陌生的“闯入者”。

“你终于回来了，”“它”的声音从黑色液体里传来，“我就知道，你永远都逃不掉。”

黑色液体里伸出无数根藤蔓，朝着小鱼抓过来。她想跑，却发现自己的脚被骨头缠住了，动弹不得。藤蔓越来越近，就在快要碰到她的时候，凯杰突然出现，用斧头砍断了藤蔓，拉着她就跑。

两人跑了很久，终于看到了民宿的房间。他们冲进房间，锁上门，以为安全了。可转身一看，房间里的景象已经变了——墙壁变成了地下城市的岩石，窗户变成了钟塔的时钟，床上躺着一个熟悉的人影——正是“它”的本体。

“你们以为能逃到哪里去？”“它”慢慢站起来，黑色的藤蔓缠绕着身体，“这里是你的记忆，我就是你的记忆，只要你还记着大海，记着灯塔，记着这里的一切，我就能把这里变成地下幻城的一部分。”

藤蔓朝着两人涌来，凯杰用斧头拼命抵抗，可藤蔓的数量越来越多，渐渐缠住了他的身体。“小鱼，快跑！”凯杰大喊着，将她往门口推去。

小鱼看着被藤蔓缠绕的凯杰，泪水模糊了视线。她不想丢下凯杰，可她也知道，自己留下来只会拖累他。她咬了咬牙，转身冲出房间，身后传来凯杰的嘶吼声和“它”的笑声。

她在沙滩上拼命奔跑，黑色的液体在身后追着，骨头在脚下硌着，可她不敢停下。跑了很久，她终于看到了灯塔的光芒，她朝着灯塔跑去，希望灯塔能给她指引方向，能让她摆脱“它”的追赶。

跑到灯塔脚下，她推开门冲了进去。灯塔里面很暗，只有楼梯通往顶部。她沿着楼梯往上跑，身后的黑色液体已经追到了门口。她跑到顶部，看到灯塔的灯座旁边放着一个熟悉的东西——铜齿轮。

她拿起铜齿轮，突然想起白袍人影说的话——“‘它’的意识源于你的恐惧，只有找到恐惧的源头，才能彻底摆脱‘它’”。她的恐惧源头不是画册，也不是噩梦，而是她对“失去”的恐惧——害怕失去凯杰，害怕失去平静的生活，害怕失去现实的一切。

“我不怕失去！”小鱼大喊着，将铜齿轮插进灯塔的灯座里。齿轮发出强烈的红光，照亮了整个灯塔。身后的黑色液体瞬间被红光蒸发，“它”的嘶吼声从远处传来，越来越小，最后彻底消失。

她猛地睁开眼睛，发现自己躺在民宿的床上，凯杰正担忧地看着她。“你又做噩梦了？”凯杰的声音充满了关切，“你刚才一直在喊‘不要’，还一直在哭。”

小鱼坐起来，摸了摸脸颊，全是泪水。“我梦到你被‘它’抓走了，”她的声音带着疲惫，“我以为我永远失去你了。”

凯杰轻轻抱住她：“我在这里，我没有被抓走，只是个噩梦而已。”

小鱼靠在凯杰的怀里，看着窗外的大海。天已经亮了，金色的阳光洒在海面上，波光粼粼。她知道，那个噩梦只是她恐惧的投射，只要她不再害怕失去，不再被恐惧控制，“它”就永远不能伤害她和凯杰。

“我们今天去坐船吧，”小鱼突然说，“我想看看大海的深处，想感受大海的广阔，想让大海把我的恐惧都带走。”

凯杰笑着点点头：“好，我们今天就去坐船，去看看大海的深处。”

两人收拾好东西，朝着码头走去。阳光温暖，海风轻柔，小鱼的心里充满了平静。她知道，只要她和凯杰在一起，只要他们勇敢面对恐惧，就永远不会被“它”困住，永远不会再回到地下幻城。

第十三章：灯塔下的真相

码头边停着一艘白色的小船，船身不大，却很干净，船头挂着一面小小的五星红旗。船夫是个皮肤黝黑的老人，脸上布满了皱纹，笑容却很亲切。“你们是去海上观光的吧？”老人笑着问，“今天天气好，海面上很平静，适合坐船。”

小鱼和凯杰点点头，跟着老人走上小船。小船缓缓驶离码头，朝着大海深处开去。海风拂面，带着咸湿的气息，远处的海岸线渐渐变小，最后变成一个模糊的小点。

“你们看，”老人指着远处的海面，“那里有一群海豚，很可爱的。”

小鱼顺着老人的目光看去，果然看到一群海豚在海面上跳跃，灰色的身体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发出欢快的叫声。“真可爱，”她笑着说，心里的最后一丝阴霾也渐渐散去。

小船继续往前开，来到一片平静的海域。老人停下船，笑着说：“这里的海水很清澈，可以看到海底的珊瑚和鱼群，你们要不要试试钓鱼？”

凯杰点点头，拿起老人递来的鱼竿，开始钓鱼。小鱼则靠在船舷边，看着清澈的海水，海底的珊瑚五颜六色，鱼群在珊瑚间穿梭，像一幅美丽的画卷。她突然觉得，之前的一切都像是一场漫长的噩梦，而现在，她终于醒了。

就在这时，她看到海底的珊瑚丛中，有一个熟悉的东西——是一个白色的皮球，上面沾着几根黑色的头发，正是地下幻城那个女孩的皮球。“凯杰，你看海底！”小鱼的声音突然发紧。

凯杰顺着她的目光看去，海底只有五颜六色的珊瑚和鱼群，没有任何皮球：“没有啊，只有珊瑚和鱼，你是不是又看错了？”

小鱼揉了揉眼睛，再看时，海底的皮球已经消失了，只剩下珊瑚和鱼群。“可能吧，”她低下头，心里的不安又开始蔓延，“也许我真的太敏感了。”

老人看出了她的异样，笑着说：“小姑娘，是不是害怕大海啊？其实大海很温柔的，只要你不惹它，它就不会伤害你。就像人一样，只要你不害怕它，它就不会成为你的负担。”

小鱼抬起头，看着老人的眼睛。老人的眼睛很亮，充满了智慧，像是能看透她的心思。“爷爷，你是不是知道什么？”她忍不住问。

老人笑了笑，没有直接回答，而是说起了一个故事：“很多年前，这里有一个小女孩，她很害怕大海，总觉得大海里藏着怪物，会把她抓走。有一天，她的爸爸带她坐船出海，告诉她，大海里没有怪物，只有美丽的珊瑚和可爱的鱼群。小女孩慢慢放下了恐惧，后来，她成了一名水手，走遍了世界各地的大海。”

“你是说，只要放下恐惧，就能战胜一切？”小鱼问。

老人点点头：“是啊，恐惧就像一个牢笼，只要你不把自己关在里面，就能自由。就像你心里的‘怪物’，只要你不害怕它，它就永远不能伤害你。”

小鱼愣住了，老人的话像是一道光，照亮了她的内心。她终于明白，“它”之所以能一直困扰她，就是因为她一直把自己关在恐惧的牢笼里，一直害怕“它”的存在。只要她彻底放下恐惧，打开牢笼的门，就能真正自由。

就在这时，海面突然变得浑浊，原本清澈的海水变成了黑色的液体，海底的珊瑚和鱼群消失了，取而代之的是无数根黑色的藤蔓。“它”的声音从黑色液体里传来，带着愤怒和不甘：“你以为你能放下恐惧？你以为你能摆脱我？我就是你，你就是我，我们永远都不能分开！”

黑色液体里伸出无数根藤蔓，朝着小船抓过来。老人突然站起来，从船舱里拿出一把银色的匕首——正是镜屋里白袍人影手里的匕首。“‘它’终于还是来了，”老人的声音变得严肃，“小姑娘，该面对的终究要面对，拿出你的勇气，彻底打败‘它’！”

小鱼看着老人手里的匕首，又看了看凯杰。凯杰握紧她的手，眼神坚定：“我们一起面对，这次一定能彻底打败‘它’！”

小鱼点点头，从口袋里掏出铜齿轮——不知何时，齿轮又回到了她的兜里。她举起齿轮，朝着黑色液体的方向扔过去。齿轮发出强烈的红光，照亮了整个海面。藤蔓碰到红光，瞬间枯萎，黑色液体开始蒸发。

“不——！”“它”的声音充满了绝望，“我不会消失的！我会永远活在你的记忆里！”

“你不会的，”小鱼的声音坚定，“我不会再把你放在我的记忆里，我会把你彻底忘记，我会开始新的生活！”

她和凯杰、老人一起，用匕首和齿轮攻击“它”的本体。“它”的身体越来越透明，最后彻底消失，黑色的液体也全部蒸发，海面恢复了清澈，珊瑚和鱼群又重新出现。

小船缓缓驶回码头，老人看着小鱼，笑着说：“小姑娘，你很勇敢，以后再也不会有‘怪物’困扰你了。”

小鱼点点头，心里充满了感激：“谢谢您，爷爷，如果不是您，我可能永远都不能彻底打败‘它’。”

老人笑了笑，没有说话，转身走进了船舱。小鱼和凯杰下了船，回头看时，小船和老人都消失了，只剩下空荡荡的码头。“刚才的老人……”凯杰疑惑地说。

小鱼突然明白了，老人就是镜屋里的白袍人影，是他一直在引导她，帮助她摆脱“它”的困扰。“是白袍人影，”她笑着说，“他一直在帮助我们，现在，我们终于彻底自由了。”

两人并肩走在海边的街道上，阳光温暖，海风轻柔。小鱼的心里充满了平静和幸福，她知道，这次是真的彻底摆脱了地下幻城，彻底摆脱了“它”的困扰。那些恐惧的记忆，已经被她彻底忘记，取而代之的是和凯杰一起经历的美好时光。

晚上，两人坐在海边的礁石上，看着远处的灯塔。灯塔的光芒在黑暗中闪烁，像一双温柔的眼睛，静静地注视着他们。“你看，”凯杰指着灯塔，“灯塔的光芒真温暖，像在守护我们。”

小鱼点点头，靠在凯杰的肩膀上：“是啊，以后我们每年都来这里看灯塔吧，纪念我们彻底摆脱‘它’的这一天。”

凯杰笑着答应：“好，每年都来，永远都来。”

海浪拍打着礁石，发出温柔的声响，像是在为他们祝福。小鱼闭上眼睛，感受着海风的吹拂，感受着凯杰的温暖，她知道，从此以后，她的生活里再也不会有地下幻城，再也不会有“它”，只有阳光、大海、灯塔，还有她和凯杰的幸福生活。

第十四章：遗忘的代价

从海边回来后，小鱼的生活彻底恢复了平静。她不再做噩梦，不再出现幻觉，每天都开开心心地画插画，和凯杰一起做饭、看电影、散步，日子过得简单而幸福。她以为，自己已经彻底忘记了地下幻城的一切，那些恐惧的记忆已经被永远封存。

可她不知道，遗忘也是有代价的。她忘记了地下幻城的恐惧，却也忘记了一些重要的事情——忘记了自己小时候画过的画册，忘记了镜屋里白袍人影的指引，甚至忘记了凯杰曾经为了保护她，一次次和“它”对抗的场景。

这天，凯杰下班回来，手里拿着一个包裹。“你看，这是什么？”凯杰笑着说，将包裹递给小鱼。

小鱼打开包裹，里面是一本泛黄的画册——正是她小时候画的“噩梦之城”画册，画册上的地下城市场景清晰可见。她看着画册，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陌生的熟悉感，像是忘记了什么重要的事情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。

“这是……什么？”小鱼疑惑地问，“我怎么会有这种画册？”

凯杰的笑容僵住了：“你不记得了吗？这是你小时候画的画册，里面画的是你做的噩梦，也是‘它’的源头。我们之前还一起去你小时候的房间，毁掉了这本画册，你怎么会不记得了？”

小鱼摇摇头，脑海里一片空白：“我不记得了，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本画册，也不记得去我小时候房间的事情。凯杰，你是不是记错了？”

凯杰的脸色变得苍白，他看着小鱼的眼睛，小鱼的眼神里充满了疑惑，没有丝毫伪装。他知道，小鱼不是在开玩笑，她是真的忘记了，忘记了和地下幻城相关的一切，包括他们一起经历的逃亡和战斗。

“没什么，”凯杰勉强笑了笑，“可能是我记错了，这本画册可能是别人寄错了。”他接过画册，偷偷藏了起来，他不想让这本画册勾起小鱼的恐惧记忆，哪怕她已经忘记了一切。

可他不知道，这本画册的出现，已经唤醒了小鱼记忆深处的“它”。晚上，小鱼做了一个奇怪的梦——梦里，她站在一个陌生的房间里，房间里有一张书桌，书桌上放着一本画册，画册上画着一座地下城市。她想翻开画册，却发现自己的手被一根黑色的藤蔓缠住了，藤蔓的另一端，连接着一个模糊的人影。

“你终于想起我了，”人影的声音传来，“我就知道，你不会永远忘记我的。”

小鱼猛地睁开眼睛，心跳狂跳不止。她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，也不知道梦里的人影是谁，只觉得心里充满了莫名的恐惧。她转头看向身边的凯杰，凯杰睡得很熟，眉头却微微皱着，像是在做噩梦。

接下来的几天，小鱼总是做同样的梦——陌生的房间、泛黄的画册、缠绕手腕的黑色藤蔓，还有那个声音模糊的人影。每次从梦里醒来，她都浑身冷汗，心里的莫名恐惧越来越强烈，却始终想不起恐惧的源头。

凯杰察觉到了她的异常，却不敢提起地下幻城的事——他怕一旦提及，会让小鱼重新陷入恐惧，更怕她想起那些痛苦的逃亡经历。他只能默默陪在她身边，在她做噩梦时抱着她，在她情绪低落时讲笑话逗她开心。

这天周末，两人一起整理房间。小鱼在衣柜的角落发现了一个旧盒子，盒子上落满了灰尘，看起来已经很久没有被打开过了。“这是什么？”她好奇地打开盒子，里面放着一把生锈的斧头、一枚铜制齿轮，还有一张泛黄的纸条。

斧头和齿轮看起来很熟悉，却又想不起在哪里见过；纸条上用红色笔迹写着：“镜屋的清除者、钟塔的反转时钟、童年的画册——‘它’的弱点在记忆里，别让遗忘成为新的牢笼。”

“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？”小鱼拿着斧头和齿轮，疑惑地问凯杰，“还有这张纸条，上面写的是什么意思？”

凯杰的脸色瞬间变了，他没想到这些与地下幻城相关的东西会被小鱼找到。他张了张嘴，想解释，却不知道该从何说起——如果告诉小鱼真相，她可能会重新陷入恐惧；如果撒谎，又怕耽误了彻底解决“它”的机会。

就在这时，小鱼手里的铜齿轮突然发出微弱的红光，齿轮表面慢慢浮现出一些画面——金属台上的“救”字、溶洞里的黑色河流、钟塔里的巨大时钟、玩偶屋里的狰狞玩偶，还有凯杰为了保护她，用斧头砍断藤蔓的场景。

“这些画面……是什么？”小鱼的头痛突然发作，无数陌生的记忆碎片在脑海里翻涌，让她痛苦不堪，“我好像……忘记了很重要的事情。”

凯杰再也忍不住，扶住痛苦的小鱼，轻声说：“小鱼，对不起，我一直瞒着你。这些东西，还有你看到的画面，都和‘地下幻城’有关，那是你童年噩梦变成的牢笼，我们曾经一起在里面逃亡，一起对抗‘它’……”

凯杰一点点讲述着他们在地下幻城的经历——从金属台醒来、遇到无瞳女孩、镜屋的清除者、钟塔的反转时钟、毁掉童年画册，还有“它”一次次的复活。随着凯杰的讲述，小鱼脑海里的记忆碎片渐渐拼凑完整，那些被遗忘的恐惧、痛苦、勇敢和坚持，都清晰地浮现在眼前。

“原来……我忘记了这么多，”小鱼的眼眶泛红，她看着手里的斧头和齿轮，想起凯杰为了保护她所做的一切，心里充满了愧疚，“对不起，凯杰，我竟然忘记了你为我做的一切，忘记了我们一起经历的一切。”

“没关系，”凯杰轻轻擦掉她的眼泪，“我只是不想让你再受恐惧的折磨，才选择隐瞒。现在你记起来了也好，我们可以一起面对，彻底解决‘它’，不再让遗忘成为新的问题。”

小鱼点点头，握紧手里的铜齿轮——齿轮的红光越来越亮，像是在呼应她的决心。她突然明白，遗忘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，逃避只会让“它”有机会再次复活。只有正视记忆里的恐惧，才能真正摆脱“它”的控制。

就在这时，房间的灯光突然熄灭，蓝色的雾气从门缝里渗进来，墙壁上慢慢浮现出无数张人脸——正是地下幻城那些被困的灵魂。“它”的声音从雾气里传来，带着得意的笑声：“你们终于想起一切了！遗忘根本没用，只要记忆还在，我就永远不会消失！”

黑色的藤蔓从雾气里涌出来，朝着两人抓过来。小鱼举起铜齿轮，红光瞬间照亮整个房间，藤蔓碰到红光，瞬间枯萎。“你错了，”小鱼的声音坚定，“想起一切不是为了让你复活，而是为了彻底打败你！我不会再被恐惧控制，也不会再让你困在我的记忆里！”

凯杰拿起斧头，和小鱼并肩站在一起，朝着“它”的本体冲去。“它”的本体从雾气里显现出来，黑色的藤蔓缠绕着身体，浑浊的白色眼睛死死盯着两人。“你们赢不了我的！”“它”的声音充满了疯狂，“我已经融入了你们的记忆，你们毁掉我，就等于毁掉自己的记忆！”

“就算毁掉记忆，我也不会让你再伤害任何人！”小鱼大喊着，将铜齿轮狠狠刺进“它”的本体。“滋啦”一声，“它”发出凄厉的嘶吼，身体开始变得透明，黑色的藤蔓也渐渐枯萎。

“不——！我不甘心！”“它”的声音越来越小，“我会永远活在你们的记忆碎片里，只要你们还记着一丝一毫，我就会回来的！”

随着“它”的消失，蓝色的雾气也渐渐散去，房间的灯光恢复了正常，墙壁上的人脸也消失了。小鱼和凯杰瘫坐在地上，大口喘着气。小鱼看着手里的铜齿轮，齿轮的红光慢慢消失，变回了普通的铜色。

“我们……这次真的彻底打败‘它’了吗？”小鱼不确定地问。

凯杰握住她的手，笑着说：“是，这次真的打败了。就算‘它’还在我们的记忆碎片里，我们也不会再害怕了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只要我们并肩作战，就没有什么能困住我们。”

小鱼点点头，脸上露出了轻松的笑容。她终于明白，遗忘不是解决恐惧的办法，正视恐惧、勇敢面对，才是真正的自由。那些与地下幻城相关的记忆，虽然充满了恐惧和痛苦，却也让她学会了勇敢和坚强，让她和凯杰的感情更加深厚。

她把斧头、齿轮和纸条放回旧盒子，重新藏回衣柜的角落。这些东西不再是恐惧的象征，而是她成长的见证。她知道，以后可能还会想起地下幻城的片段，还会有莫名的恐惧，但她不会再逃避，因为她有凯杰在身边，有面对一切的勇气。

第十五章：梦醒的边界

日子又恢复了平静，甚至比之前更加安稳。小鱼不再刻意回避那些与地下幻城相关的记忆碎片，偶尔想起金属台的铁锈味、钟塔的钟声，她也能平静地告诉自己：“那只是过去的经历，不是现在的牢笼。”

凯杰换了一份离出租屋更近的工作，每天下班都会带一束鲜花回来——有时是向日葵，有时是小雏菊，房间里总是弥漫着淡淡的花香，驱散了最后一丝关于黑色雾气的阴霾。小鱼的插画也越来越受欢迎，她开始尝试画一些关于“勇气”和“陪伴”的主题，画里的主角总是两个并肩前行的身影，背景是阳光明媚的世界。

这天晚上，两人坐在沙发上看电影。电影里的主角被困在一个幻境里，最后靠着彼此的信任和勇气逃了出来。看到结局时，小鱼突然笑着说：“我们之前的经历，好像这部电影啊。”

凯杰握住她的手，温柔地说：“是啊，但我们比电影里的主角更幸运，因为我们最终不仅逃了出来，还学会了面对恐惧。”

小鱼点点头，靠在凯杰的肩膀上。就在这时，她的目光无意间扫过窗外——楼下的便利店招牌又开始隐隐约约地倒转，“24小时营业”的字样反着排列，路过的行人脚步也变得缓慢而怪异，像是在倒放。

她的心猛地一紧，刚想指给凯杰看，再眨眼时，招牌又恢复了正常，行人的脚步也变得正常，仿佛刚才的景象只是她的错觉。“怎么了？”凯杰注意到她的异样，关切地问。

“没什么，”小鱼摇摇头，笑了笑，“可能是电影太投入，看花眼了。”

她没有告诉凯杰刚才的景象——不是刻意隐瞒，而是她已经学会了区分“幻觉”和“现实”。就算那真的是“它”的余迹，她也不再害怕，因为她知道，自己有足够的勇气和凯杰一起面对。

深夜，小鱼躺在床上，渐渐进入梦乡。这一次，她没有做噩梦，而是梦到了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——她和凯杰站在一片向日葵花田里，远处有一座小小的灯塔，海风轻柔地吹过，带来阵阵花香。那个穿白色连衣裙的女孩也在花田里，只是这次，她的眼睛不再是浑浊的白色，而是清澈的黑色，手里拿着一个彩色的风车，朝着他们笑着挥手。

“谢谢你，”女孩的声音很轻柔，“我终于可以离开这里，去真正的阳光里了。”

说完，女孩的身影渐渐变得透明，最后消失在向日葵花田里。小鱼笑着醒来，窗外的天已经蒙蒙亮，阳光透过窗帘缝隙照进来，温暖而明亮。

她转头看向身边的凯杰，凯杰睡得很熟，嘴角带着浅浅的笑容，像是也在做一个美好的梦。小鱼轻轻握住他的手，心里充满了平静和幸福。

她不知道，“它”是否真的彻底消失，也不知道未来是否还会遇到类似的幻境。但她不再纠结于这些问题——现实和梦境的边界或许永远模糊，但只要她和凯杰在一起，只要她还拥有面对恐惧的勇气，就永远不会被任何牢笼困住。

窗外的街道渐渐热闹起来，早起的行人匆匆走过，便利店的招牌在阳光下闪闪发光，一切都充满了生机。小鱼知道，新的一天开始了，而她的生活，也将永远朝着阳光的方向前进，再也不会回到那个阴冷的地下幻城。

37170字